

味檠齋文集

五





集文齋壁味

(五)

著星南趙

味槃齋文集卷五

序

兩漢書選序

余所選古文。自左國以及六朝。示同會諸人。僉謀刻之以公同好。而重其費。或曰。盍以漸乎。曰。便。曰。何先。曰。其兩漢乎。夫文繇兩漢而上之。代高於一代。繇兩漢而下之。代卑於一代。至今之所謂時文。無卑矣。時文不必博學也。遞相剿襲。而青紫可得。自非天性高明有志者。以爲學在於是。往往驕矜鄙陋。此所關於士風世道甚大。至於文體之日壞。不必言也。夫飫肥薰之味者。食太羹而吐棄。習淫哇之音者。聽綠水而不欣。士將立朝。試觀漢人之奏疏。何如哉。若不知其美者。則不可醫也已矣。

嘉祐集選序

隆慶丁卯。先大父爲武功令。余年十八往覲之。康對山公之子康靈壽。時爲諸生。對山狀元之有名者也。靈壽爲余言。先君未第時。常讀嘉祐集得力。余卽覓一帙讀之。不忍釋手。以爲識見之精。文章之妙。無復過老泉者矣。自庚午後。汎覽羣書。原本爲相知。借去不還。以至於今。余七十有二矣。兒清衡。以是集請。

余評騭之流覽一過。乃知老泉於聖人之道。概未有覩。其所論五經皆非也。爲文學戰國策士之捭闔從橫。而解悟未徹。如諫論謂龍逢比干無蘇秦張儀之術。及兵家不可用間。皆近於愚。然明論上田樞密諸篇。皆致佳。爲舉業者稍得其機鋒。卽可以爲棘圍之儀秦矣。余因是而知人之宜讀書也。余以讀書不輟。所見乃進於少時。不然。則七十與十八等耳。此孔子所以有後生可畏不足畏之說也。客請刻所選以傳。乃併刻其一二未選者。欲後學知老泉之所造。文章之利病焉。

離騷經訂註序

屈子以神妙殊絕之才。處鬱邑無聊之極。肆爲文章。以騁志蕩懷。出入古今。翱翔雲霧。恍惚杳茫。變化無端。匪常情之攸測。迂儒曲士之所必不能解。實剖泮以來所未有之文也。司馬子長。天才侔於屈子。而憤世疾俗之意。異代一揆。故爲之立傳。敘次其事。纔及數行。不勝愴惘。輒爲論議。又復敘次。未幾復論議焉。且泣且訴。且唱且嘆。子長以前作史者。亦無此體也。要之世有屈子。乃能爲離騷。爲屈子傳。必以子長之文。亦惟子長乃能傳屈子耳。余林居無事。諸生就學。頗集文繹。而值文章極衰之會。操觚者人人好奇。強非其質。每至絕不似物而平正者。又爲有司所斥。余乃合離騷與屈子傳刻之。而於王逸所註。稍加刪改。名曰訂註。使學者人讀萬過。令不思而誦於口。寤寐而悅於心。爲文不模擬而得其似。則亦可以動有司。取青紫矣。蓋人有好異味者。食猴羹而稱雉。彼未嘗食之也。若醢龍以進。則亦必好之矣。彼亦未嘗食之。

也。

毛詩類鈔序

余手鈔毛詩者至再。稍有所窺。略取前人註疏。間亦自附一二語。茲復以類相從。首夫婦。次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治道。世運。而以隱逸終焉。用便披涉。無所補益於經也。惟以詩雅頌屬之天子。風屬之列國。關雎。文王之詩也。猶稱風焉。則其未爲天子時詩也。魯國獨無風。齊魯皆文學之邦。豈其齊有詩而魯獨無。顧有頌云。其臣請於周天子而爲之者也。周自東遷之後。且降而爲風矣。而魯獨不然。此殆不可曉也。余所鈔。遂降魯頌於風。或曰。孔子以爲頌而風之。不亦僭乎。夫魯則僭耳。孔子魯人也。故不敢列於風。余於魯何不敢焉。

重刻祥刑要覽序

祥刑要覽。不知誰氏所爲。要之必仁人也。其必天地鬼神之所護佑。其子孫必有興者也。何其重民命之甚。而體人情之周也。夫吾與小民共生天地之間。皆人也。吾見蠹而恐其蜚。見棘而恐其刺。何乃輕以刑加之於民。彼獨非皮膚不痛楚耶。夫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其人姦惡犯法。人共惡之。懲之以刑。善人聞之。無不歡喜。惡人聞之。無不畏懼。此乃無惡於刑耳。乃殘忍之人。不用之以懲惡。而用之以示威。有天性好打者。退食之外。無時不打。又聽訟惟憑己見。不許辯明。每每打人之嘴。甚至常刑之外。百計爲虐。此

其人不仁甚矣。天地鬼神豈有不怒。子孫豈有如人者乎。是書余向見而愛之。今年秋。蔡宏甫以所刻示余。稍爲之評。宏甫增夜間不打一條。余增清晨不打一條。又作祥刑箴一首。輒刻之以徧傳海內之仁人焉。

刻花草粹編序

天地間皆文也。散於星辰、風雨、雷電、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人耳得之成聲。目得之成色。思之於心。宣之於口。書之於筆。其高者以爲三百篇。其次以爲漢魏。其次以爲唐人之詩。又其次以爲宋詞元曲。皆有興會極則。知其解者。元曲猶三百篇也。而況其上者乎。世所傳花間集、草堂詩餘、朗陵陳晦伯少之。乃取野史小說所載以增益之。名曰花草粹編。卽未可盡然。亦可謂富矣。余司理汝南時。數過晦伯。晦伯頽然長者。平生惟讀書。日辨色起。手一編。至暮卽寢。不燭。專纂輯鉤攷。不甚著作。絕不詩。酒腸甚大。遇敵輒呼巨觥。不爲令。又不喜歌曲。是以所取詞不必工。且有出韻者。今年夏。余流覽一過。稍有所點定。吳昌期見而嘆焉。曰。是刻諸朗陵。未廣也。請余序。將令其子貞復之。江南翻刻之。余輒書以付之。今林下多讀書者。或亦有涉乎此以消永日云爾。

教家二書序

人之生。自吮乳擁襁時。飽暖之欲。固已不學而同然矣。及智慮漸開。則利欲漸侈。理義之性。汨沒於其中。

非有教誨以覺寤之。則與禽獸無異。夫教誨覺寤者。必於童蒙之時。此父兄之責也。顧非所望於凡民。則士大夫之責也。世道衰微。士大夫恆不知有理義。其所以教其子弟者。皆飽暖之計。往往讀書爲文章。成士大夫。而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亦可憐也。而女子爲甚。凡民之家無論已。生於士大夫之家。而不聞理義之言。不幸而所適者又俗人。華衣溽食。或乘魚軒。被象服。得意愈甚。容貌愈妍。而愈爲不幸。何則。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醜。則不稱之極也。夫生而爲丈夫者。不得聞理義於父兄。或聞之師友。女子則無從而聞之。如蜚蜋出於糞丸。不知有蘇合之香。豈不甚可憐哉。世所傳三字經。女兒經者。皆不知誰氏所作。一則句短而易讀。一則語淺而易知。殊便於開蒙矣。然所稱引古之聖賢列女。非初學所知。余與吳昌期王義華二君。繙閱羣書。具列其事。而於女兒經仍被以俗語。令人人可解。合而刻之曰。教家二書。昔孔子與子路論成人。豈非以其時鮮成人哉。至語今之成人。首之以見利思義。則世之以飽暖爲人。自春秋已然矣。今天下尤鮮成人。尤鮮賢女子。其敗壞從士大夫始。天地之所生。人自爲人。奈何混於禽獸。有能讀二書而明其所言之意。法其所引之人。即不必爲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羣書可也。夫爲賢士大夫。豈不有益於天下。而正苦其甘爲不肖而害天下也。博羣書豈不有益於身心。而正苦其不爲身心。徒以求飽暖也。誠欲以爲身心。則此二書者。可以當十三經矣。

高邑縣志序

古者天下用封建。列國皆有史。國裂而爲郡邑。夫邑專國稱。國專史稱。志之所爲稱與史也者。所以述往
 詔來。必不可挈之典也。合而爲史。散而爲志。志也者。史之所取材也。故志不可無也。合則尙要。散則尙詳。
 居郡邑而不知其郡若邑之故。是猶家者不知其家。故志不可無也。今天下尤好文。郡邑幾無無志者。然
 志難。夫志其長吏與士大夫。往往藉以相佞。則又過矣。吾邑故有志。然與無志同。何則。不啻略無論不文。
 邑大夫金公。朞月政舉。乃以志謀之。學博韋君。稍稍草創。公乃大肆搜討。運以雅筆。始於乙未八月。越明
 年六月告成。於是一邑之事。爛然有第。蓋邑始爲有志矣。大夫屬余爲序。夫史之作何也。爲天下國家慮
 也。志之作也。亦爲郡若邑慮也。其大者若紀天文。非慮干陰陽乎。紀地產。非慮竭物寶乎。紀往行。非慮惜
 法戒乎。紀謠俗。非慮日壞而不可返乎。吾邑卽吾所睹記。二十年之間。事事都殊。往五風十雨。城內有魚
 鱉。今旱過於湯。或麥潤卽穀乾。無全稔之年矣。往雖無畜積。汙可無饑。今枵腹者衆。無論簞人。有田者賤
 鬻不售。至訟於官。邑以西地高。尤不能旱。屋椽多爲薪矣。而是時天下皆尙侈。吳越之錦綺。競爲新巧。力
 能稱責者。必服之而後已。婦人皆高冠長衣。從朴求豔。從豔求妖。男子亦往往華其衣履。及一切飲食徵
 逐之費。大抵求一旦之愉快。不暇問明日。邑之人力不能及。視他邑爲儉。然一人一年之費。倍於向時矣。
 又邑小而僻。邇來乃以悍聞。長吏每曰難治。然自閭閻視之。無難也。而上以爲難。故誠難哉。邑之抗敵澆
 漓。見於今日。長人者所以爲吾邑慮。及吾邑之所以自爲慮。亦惟今日不可後也。余林居惰窳。不能設一

詞於志。幸吾邑之得公而志也。乃著公立言之意。以告邑之人。明區區桑梓之念云爾。

闡幽錄序

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氣恆伸也。天下之所以危亂者。君子之氣恆鬱也。萬曆壬辰以後。君子之氣漸鬱。至丙辰丁巳而極矣。今上以神聖嗣統。拔耿介而刊妖佞。鬱氣稍伸。而堂廉萬里。論思者不得盡效其忠。代言者不得悉舉其職。於是君子之氣不必皆伸。而近日乃有徐司封之事。司封剛心叡識。毅於棟柱。其爲諸君子以忠鯁廢死者。力求卹錄。尤爲甚厚。事一百十人。皆得俞旨。而以薛君采考功年遠爲濫。乞貶官。政府救之不得。冢宰救之不得。余與同僚曹君鄭君救之不得。吏垣及臺中諸君合疏救之不得。此事非干乘輿批逆鱗。不知何以至此。嗟乎。嗟乎。命也。君子之宜退也。同志者相對。優也。喙也。而已矣。更何言哉。司封已辭朝。出國門。而天雨晝夜不休。屋溜庭溢。望闕庭而不見。懷往路而躑躅。此亦古今之至鬱也。斯人也。非君子也耶。非剖心折肝爲國家者耶。而乃如此也。嗟乎。嗟乎。今上堯舜也。閭閻九重。幽蔀難以盡通。精誠未至。無能感格。可奈何哉。不見夫近之陳乞者乎。議藩封。撼國本者有卹。受簡珠。市疆土者有卹。此類尙有之。而視社稷綱常爲性命。死而不悔之薛考功。無澤建。若議者何如哉。而慕義無窮。表章枯骨。以勸忠孝之徐司封。有罪。此亦天地之有憾也。或見余之侘傺也。曰。救之而得固佳。卽不得。司封之名章。未爲不佳也。余曰。人臣爲所可爲。如饑食渴飲耳。而偶被摧折。卽榮名歸之。至謂不癡不狂。名不

章。此豈忠臣之用心哉。徐司封之事。一百十人錯愕於地下。有宦君子相顧而無色。夫陰陽互爲消長。陽長則陰駸消。陽消則陰駸長。今天下陰氣駸長矣。是君子道消之徵也。謂宜培之。而更斧之。豈國家之福哉。夫考功諸賢之事。司封曾一一質之於余。燕其疑矣。而乃獨得罪。余何以爲人數哉。聊書此語。以據孤憤於穹蒼。冀聖朝之感悟云爾。

明十二家詩選序

古有之。詩以道性情。天地萬物。莫不有性情焉。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者。其惟詩乎。自昔詩人之才。與其所養。懸絕無等。乃其言天地而天地。言鬼神而鬼神。言山川而山川。言草木而草木。言清廟明堂而清廟明堂。言閨閣而閨閣。舉相似也。變化無端。而歸之於溫柔敦厚。舉相似也。故薦揚雄者。以爲似相如。雄之賦。自以艱深勝耳。安得相如之綽約神妙。顧其所相似者。自在也。且既有似也。則亦有適。譬之樂聲。太鉅太細。太高太下。太清太濁。皆爲弗諧。不可聽也。故昔人之詩。有格卑而傳。有淺而傳。有險而傳。則其似與適猶存焉耳。弗似弗適。雖高才博學。弗傳也。懋忠撫晉三年。吏遼民閭。邊境靜謐。乃取我明之詩。徧閱之。取十二家集。託其鄉先生肖山何公。龍池王公。元易張公。選之。而懋忠罵其去取。旣成。左使萬涵臺公梓之以傳。蓋先懋忠而選者。亦有十二家。以唐有十二家詩。云與今姓名頗異。夫唐十二家皆已傳。選之爲易。明詩自北地信陽之外。其傳與否。未有定論也。卽近所稱七子者。人未必盡服。盧柟雄豔。

詭特。庶幾雅頌之博徒。不在七子中。則七子者亦未能自爲定論也。懋忠兄弟俱少。而以詩名。三公者又皆以詩名。而參伍去取之。十二子者詩人人殊。而懋忠取之。牝牡驪黃之外。卽七子之中。舍其四而取盧柟。其見卓矣。諸子之論。其自茲定乎。懋忠直聲嘉績。鬱爲時棟。非藉著述不朽。而安攘之務。不廢稱詩。信其才之有餘哉。抑亦有所感槩喟憑。而託之以散懷耶。蓋是時懋忠堅求去而不得。余是以竊意之耳。夫人能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則其進退何所不可。是故不徒用世也者。真能用世者也。不徒爲詩也者。真能爲詩者也。惟懋忠有之哉。

上醫本草序

人知大病之不易愈。而不知大病之不易得也。方其邪萌於皮毛之間。而不覺也。至乎腠理。則覺矣。而其無痛楚不爲意。以至入於臟腑。廩於腸胃。而猶有強忍不以語人者。是必欲大病者也。而病安能違之。常此時而後用藥。又欲速效。必不可幾矣。以藥之不效也。曰是不對病。易之不效。又易之。數易而不效。則其所易必有對者矣。是以不對易對者也。是以不愈。用藥多。不無損脾胃。脾胃損。則飲食不化。安能用藥。則有付之無可奈何者矣。余何以知之。余自丙辰冬而病。丁巳大病。縣連至於戊午之秋。遂不能用藥。而第取李氏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所載。穀蔬肴核之類。擇其有益者用之。隨宜而加損之。忌其無益者。至庚申春夏之間而大愈。乃知飲食之於養生大矣。治之未病。在乎節飲食。余大病之後。猶能不病。而況能

早服乎。語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非言醫可廢也。養之不善，以至於有病，而後治之，則不能無得失。不若其仍養之也。清心寡欲，而復能節飲食，苟非膏肓之患，皆可浸平。然則治於未病者，其不病可知矣。斯其所得，豈惟中醫而已。卽上醫何加焉。乃稍稍比輯其要，及方之易簡者，名曰上醫本草。其所引諸書，亦間采之，以資虞玩。悵於思慮，未暇校飾，厥文也。

大學中庸正說序

論語者，編次仲尼及弟子之言也。孟子者，孟子之所著也。惟曾子子思之所爲書，以大學中庸名。大學者，言其道之大也。中庸者，言其道之中正而平常也。二書之大旨具矣。初學率苦二書之難通，而尤以中庸爲難。夫大者反易，庸者反難。二賢豈欺我哉。夫道一而已矣。言語文字，則有詳略隱顯之異焉。猶厥之與其旃之與之也。且以二書之首章言之。明德則天命之性也。率之而爲道，不待言矣。新民則修道之教也。慎獨所以誠意而正心也。中和在其中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卽天地位萬物育也。曾有一之弗合者乎。余少時，先大夫命之習淺說。至於今三四十年矣。而世道大變，士皆喜爲異說，欲高出前輩之上。且浸淫於佛老之說，余甚懼焉。命兒輩仍守淺說之學。然往時風氣渾樸，學士家於聖賢之書，僅求通曉，未甚精覈。其解多在廊廡之間，鮮窺突奧。余乃以淺說爲主，參以近日名家之說。會稗折衷，晝夜思索，偶有所得，亦頗有先儒之所未發者。然自謂不害其爲同。他日視之，殆有可以解頤，令兒輩習之，知吾道之滋腴無

窮。無庸求異爲也。

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

余往者以爲學在力行耳。何必講也。世之講學者。皆謂事親宜孝。事長宜弟者也。孰云不宜孝弟者乎。己丑之春。余與楊復所先生同事禮闈。余睹其人似有道者。知其講學。問之曰。何修爲而可爲聖賢乎。先生曰。吾人與聖賢之性無二。何用修爲。余應之曰。譬如世子之生。卽爲侯王。若曰。吾安得此分。神明去之矣。先生曰。得之矣。遂與余具言近溪先生之學。余於是乃知吾身之大也。爲聖賢若此之易也。若鳥之出於籠。而免觸隅之拘。見宇宙之廓也。欣喜之深。不可爲比。旣而出闈。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書示余。讀之日。與先生談。時過先生。先生他出。則與其老友黎君文塘者談。黎君亦學於近溪先生者也。自是而余讀孔孟之書。乃稍知其旨趣。讀諸子之書。乃能辨其是非。則感楊先生已余狂易之疾。而還其知覺。願以公之同志者。然其人殊難得。余誦習羅先生之書旣久。錄其直截簡易者。張茂倩氏見而好之。屬王義華氏手書鏤板以傳。茂倩命序於余。余向言學不必講。則聖賢之罪人也。夫學不必講也。則夫子曰。修德徙義而改不善。亦足以爲學矣。而必曰講學。何也。講學者。與師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傳。彼此相授。不遇其人。雖讀書窮年。不知其解。世之號爲讀書者。語之以爾卽聖賢。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輕。自待輕則何所不爲。居爲地隱。仕爲國蠹。從此生矣。故孟子當戰國之時。諸侯爭殺人。而孟子闢楊墨不休。斯亦甚闊於

事情。不知人不知學。則謂之無士。無士則無吏。雖虎狼噉盡。不足怪也。得一有道之人。足以救一世之人矣。余以是爲同志者望焉。

聖學啟關臆說序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啟關臆說寄余曰。此直指龍公之所爲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人。越數日。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嘆曰。毅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國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爲取青紫之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而已。旣得之。則讀書之事已畢。而學爲吏。其所爲吏。不過簿書期會之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爲事。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者。不曰迂。則曰僞。余初年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慮學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以經義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之愚。與同志者共商榷之。三公乃能講明聖學。爲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解悟。著之爲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翼往覺來。一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刻之而徵序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益自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爲孝子。悌弟。出則爲信友。仕則爲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人也。僅可爲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繇於上無教。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循省。吾人也。爲

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肯同於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貊人，奈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爲人之志，而後可以講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奧，淺學者不能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爲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則言語名目，容有高遠深奧，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命，言性言道，然則天命卽性也，性卽道也，性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卽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人孰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爲人，夫天豈遠乎哉？卽吾人舉目所共見者也，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而後可爲人，子必肖父母而後可爲子，知此而講之不已，則知爲人非易，爲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至，僅可爲人，不欲爲聖人者，不欲爲人者也。人不欲爲人，而孰能強之？萬公正己愛人，既行其所學於饒陽，而又日之以訓迪諸生，得龍公之書，卽刻之以公諸人人。自茲北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學矣。夫吾自成其爲人，而古聖今賢，申申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視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而欲皆成其爲人也。以吾之所爲人，而雇聖賢之憂，吾乃不欲爲人。孔子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余不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爲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黽記序

天下之亂。亂於容惡。容惡者。寬身保富貴之術也。人皆自容其惡。慮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惡。自容而惡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惡日多。惡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見容。此孟子所謂率獸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亂。蓋余讀啟新錢先生之黽記。而忖然以懼。已復洒然以快也。其中精微要眇之道。非余之鄙淺所能窺。第觀其所簡身克己者。毫芒之過。不自寬也。幽隱之私。不自匿也。舉世之所謂無傷而諱言。有欲而假託者。不靡迤以自便也。譬之猶醫方然。久病之人。視之一一皆其身之所有。留之不藥。大命將泛。余之謂也。余能無感先生之起我乎。先生之子梅谷侍御。以黽記來。是時夏月。余竟日讀之。固亦有余之所欲言。而先生已言之者。亦有余所不敢言。而先生言之者。先生言之而余乃敢言。孔子之言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如是者非一。而轍衰列國。車不停軌。何乃與其言刺謬也。余第以孔子所言。乃學者之事。不可以例大聖人。彼固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且非獨此也。聖門之徒三千。皆四海九州之人。所至得一二有志者。與之講學。俾爲善人君子。亦參贊化育之事也。當時隱士中。惟儀封人自知知聖人。自知故隱。知聖人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坐一室而振木鐸。聞者幾人。先生曰。攷史記世家。孔子始以昭公之亂。旣而以季桓子之專。周流列國。蓋非得已。不然。舍宗國而干他人。將以行道。豈其本心。余見未及此也。夫孔子之講學。其徒至於三千。未必皆賢。然以大聖人爲依歸。常亦無甚不肖。後世士大夫里居者。效其所爲。鮮有不橐姦藪。佞。往往操戈入室。故學聖人者。師其意。無飾其迹。守其道。無藉其資。爲其所可能。無握其

所未至。乃善學聖人者也。此士人之大節。天下治亂之所關。講學者先講乎此。而後求其精微要眇者可也。則所謂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擊鐘哉。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余自客歲之春。起家田間。繇郎署而爲少司空。以身與世衰。無意再出。時爾瞻先生先起爲御史大夫。數貽書相招。今年冬勉出至京城外。暫憩天甯寺。則先生杜門上疏求去矣。乃悔其出山。意鬱伊不自得也。明日先生與高存之來。余望見先生幅巾深衣。飄然偉然。入門相與道故舊。余覺此身猶在山林之中。雲霞之上。忘其鬱伊不自得也。先生判不肯留。余亦不復留之。先生乃出其文集屬余爲序。先是安節吳公。曾刻先生之文見寄。先生有作。每寄我山中。所見已多。獨未多見其詩耳。流傳既久。諸公論贊之備矣。憶昔癸未。晤先生於天津。作長歌贈之。今四十年矣。非惟其時不能知先生。卽四十年間。數相聞問。未若天甯寺一見之知之真也。先生誠難知哉。方其弱冠通籍。干言不諱。犯宮鄰金虎之勢。遠戍夜郎。幸而生還。洊歷榮要。復以直言再貶。天下之人。皆以先生剛者。而不知其好學也。剛而不學。僅足爲氣節之士耳。及其歸而求友聚徒。著書立言。闡明聖人之學。人皆以先生好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仁也。今仁已成矣。仁則靜合於太空。而動緣於天倪。不見其剛。安有氣節。渙古旣遠。中庸鮮能。世所謂豪傑之士。大都皆厲氣節爲名高。謂爲極則事以終其身。此先生之所稱而不屑也。夫氣節未可卽謂之剛也。惟剛乃能仁。惟仁乃

能剛。公固渾渾乎其若嬰孩也。坦坦乎其無町畦也。惴惴懇懇乎其引人於善也。今上冲年踐阼。正如神宗。乃中外多故。時事艱危。非復昔之太平。設有大臣如江陵者。更爲可虞。先生豈能容默而已哉。先生之道德。自足以不朽。何必以文。惟其林棲多年。故得以爲文耳。然古之聖賢。未有不能文者也。不見夫龍乎。與天同德。至剛也。代天育物。至仁也。而體被五采。與而爲雲。爲卿。爲喬。倏變忽化。無攸不有。何文如之。先生自名其集曰存真。真也者。神理也。此與天地終始者也。余初入京。塵冗至集。會有事於慶陵。乃以暇時命筆。陶淵明所謂別後相思之資也。若夫先生之所以去。則太史氏自能載之矣。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嘆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恆。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恆者。忠信之人也。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恆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恆。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恆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尙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

弈者不涉碁局而談弈。非惟必不能弈。其所談者必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元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元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卽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元妙。舍所戴之天。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辨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僞詭妄誕之徒。爲斯道蠹。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人者也。是真能爲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修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真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實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洋洋秩秩也。瓊瓊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先生焉。

浮雲子山居稿序

今人之言曰。講學者未必皆君子也。此贅言也。夫三人同行。卽有善惡。况不止三人。今日講學者未必皆君子也。然則不講學者皆君子耶。猶曰建言者未必皆君子也。然則不建言者皆君子耶。故曰此贅言也。當今若于元時先生者。其可謂非君子耶。則天下無君子矣。先生面不能爲姝。骨不能爲媚。口不能爲諛。其好善惡惡皆甚。余壬辰見先生於京師。嚴事之。蓋先生之壻曰姜仲文者。故與余善。以是知先生深。先生爲禮曹時。東宮久不立。上疏以請。而太倉更欲五王並封。上疏爭之。二者皆係社稷安危。與政府意倒。而科舉事又發政府之私。先生立朝如草之有室。而余又爲先生之累。貶官以去。先是癸巳之役。余以迂謬失政府意。貶而先生與其僚陳公泰來。張公納陛。顧公允成。及戶曹賈公巖。余門生薛太學敷教。高行人攀龍。皆上疏救之。而冢宰御史大夫諸大臣俱有疏。太倉新建慈谿大怒。余遂削籍。與諸公皆成黨錮。先生自幼而講聖賢之學。至是吳下羣賢。顧叔時。史際明輩皆家居。文會盛集。先生出則講學。入則讀書。時而抒情紀物。摛之而爲文。韻之而爲詩。一主於明聖學。扶世道。憂國家。憫時事。語及古今之忠孝直方。則忻慕形於翰采。語及古今之凶邪讒佞。則譏刺溢於詞鋒。其持論皆依於孔孟。絕不爲空虛怪誕之談。率發揮其所躬行。傾吐其所解悟。而莊重和雅。卽聆其聲響。而知爲君子無疑也。往者余之初歸也。有以書規太倉者。太倉答曰。考功爲于陳所賣。謂先生與陳公泰來。當其時。先生與陳公皆久資。先生將升京卿。皆以余貶。而曰賣余。此在贅言之外。不知其何言也。先生一斥至今不用。以是著作多。其所講孔孟之

學已若視日月指江河矣。其好善已顯之矣。其惡惡已貶之矣。位之顯。孰與人之顯也。官之貶。孰與人之貶也。繇斯以談。先生未嘗不得志也。先生之成進士晚。而林居久。然其精力尙健。余嘗贊其象。以人不能摧。天不能老。世人其猶用之耶。其遂棄不用耶。先生之集。自名浮雲子山居稿。嗟嗟。世人其如浮雲何。

中山學約序

古之講學者。始於堯之執中。未言其所以執也。至舜而益之。惟精惟一。皆未言其爲學。至傳說而後言學。孔子之論語。講學之書也。其所言雖多。要不外於精一之旨。固未嘗揭一二字以爲入學之門戶也。近代之儒者始有之。夫論語之書。不輕言道。道屬於天。學屬於人。學志於道。其所學者。皆日用飲食之事。久之而後可幾於道。夫亦惟顏曾之徒得之。其他有終身學而不知道者。然道在其中矣。故夫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若下學者。人人上達。則皆大聖大賢矣。然則學者亦遵聖賢之遺訓。而防簡於身心之間。沈潛體究。以俟時至而自悟耳。若夙無涵養。而寄之以直透性體。不假修習。遂能目下領會。終身無過。則夫子之聖。尙言三畏九思。擇友改過。亦好勞甚矣。夫學以盡性。謂之無所增益。則可。安得云無所修習乎。乍聽之則可喜。而徐繹之則甚謬。蓋釋氏之邪說。而昧者竊之以爲至寶者也。蔡中山之學約。海內傳誦久矣。過我鄙上。屬爲之序。中山之言。大抵出於孔子。而無近日諸人之說。其識卓矣。夫約也者。約束也。約要也。爲學以自約束。久之而得其約要。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入門而授之以約。則無所用學與說。

矣。余因中山之請，聊抒所見，與同志共商之。

竹雪亭集序

治天下者，予人以魁柄，俾之恣所欲爲，變亂黑白，無敢誰何，以鬱斂天下之氣，此敗亡之術也。而以此尊寵人，可乎哉？芻蕘之人，蒙尊寵於上，而以敗亡之術報之，可乎哉？姑言其從吾游者，身任司直，露章言有司之無狀，而不許左遷其鄉，此出何典？而銓曹爲溺職，鄉舉直指，疑銓曹之敖已，而誣其受賕，勘得其情，而猶謫之。若曰：不使直指有虛語，如此類，已大可駭。至馬元甫，則遂以大計被斥。元甫爲廬州司理，品騷諸郡之吏治，直指使者賴之，簡良黜墨，以安民生，明刑惟允。江北諸郡之民，皆偵其行縣之所至，大譴大冤，無遠近，皆欲見元甫而愬之，無不敬若神明。親若父母，愛若芝蘭。元甫顏氣清凜，發言直切，卽有欲私干者，見之其意自沮。與人交際，不過茗蕢腊，葛卽爲腆。海公瑞號爲苦節，聞元甫之名而重之。司理六年，以無根柢，僅轉刑曹。俄而改儀曹，出爲江西督學。三月以憂去。大計遂被斥，不知以何官斥也。其司理絕有聲，禮刑皆閑曹，督學僅三月耳。江西之士大夫，清議甚重，其賢者皆稱元甫賢。士子皆心服之。當事之說曰：假仁假義，宜斥。天下之不仁不義者，可勝誅乎？仁者愛之，義者正人。旣歷歷有狀矣，而曰爾假也，真假存乎心，不可出以示人，是使爲仁義者噤而受禍，終無可告語，豈不恫哉？元甫之爲刑曹也，涇陽李公爲御史大夫，素重之。前此大計，李公數與元甫促膝談，有司之賢不肖，而余友鄒孚如爲考功郎，又時

從元甫問大計事。於是臺省忌其侵權。墨吏恨其深察。而江西直指以賊被勅。李公薦元甫覆按之。無所隱。直指竟適戍。蒿焚而艾嘆。此元甫之所以不免也。大計所斥。不得復起。有如元甫者在其中。今天下之賢者。無不爲元甫稱冤者也。操魁柄者固宜若是耶。元甫志銳而氣雄。余甚慮其不能堪。而元甫閉關謝客。類愁苦者。然讀書味道。時而獨往游邨園之中。俯清波。憩茂林。觀雲鳥。適然甚樂也。興至則爲詩文。其爲詩文。非惟不隨時人塗說。亦不模擬前賢。其境有所獨詣。其識有所獨得。而瑩澈軼塵之氣。略之使毛髮俱清。慷慨切俗之言。誦之使人神色俱懽。想其澄神專思。嗒焉遺其形。而遊於六合之外。萬物之表。入於至細之中。微茫不可測識形容之域。忽焉而從天墜。從地出。從旁來。從虛無中生。縣縣乎其有端也。液液乎其漸以解也。總總乎其成章也。翩翩乎其雲拂而霞舒也。當此時。覺天地改觀。日月生色。隻字片言。不可爲價。獨樂獨笑。獨歌獨舞。何物足以喻之哉。流俗之人。自以患得失。謂天下人豈有不患得失者。故每擠排豪傑之士。使在邱壑。意其愁苦無俚。不知既名豪傑。安得愁苦。所可恨者。國家以魁柄假人。而用之以驅除豪傑。徒爲讎者所快耳。於元甫何傷哉。元甫之詩文名竹雪亭集。夫以竹雪名其亭。卽元甫之爲人可想也。而其詩文可知也。

周元合文集序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爲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得汝

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過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爲舉業。入貲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餘年矣。近有讒之於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箠辱獄繫之。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旣而元合以其文集屬余爲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卽有之。恆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爲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卽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爲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促。繇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尙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於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爲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剿襲鄙淺之文。凡稍有才智欲富貴者。皆俛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辯。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吾伊。皓首寒窗。老而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爲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於其中。日以迂腐趨起。不能爲亂。亦不能爲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倣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於青衿。恥與爲伍。閉修離俗。發篋出其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興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於古法。非以擬議。至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通人得

之。乃足以爲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踉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於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於豫且。而元合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死。繇其巫蠱。嗟乎。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則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者哉。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忝民菌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正心會選文序

余以讀書靜坐之暇。選近科時文。以示諸生。聊據所見。搜羅非廣也。又非敢云九變復貫也。今之文盛矣。識超者。或不合經義。詞勝者。或遠於時制。余不敢取也。吳昌期令其子貞復。刻之江南。郡城諸君子。請先刻之。以便諸士誦習。而屬余爲序。夫爲文者。皆好奇。余非獨惡奇也。奇與正對。奇而離於正。則邪也。正而不奇。則迂也。豈惟文哉。古之聖賢。孰非正人。孰非奇人。然其人皆無異於常人。舜在深山。鹿豕不驚。孔於鄉黨。恂恂訥訥。不見其奇。奇之至也。假使謫觚焉。而以爲異。矯亢焉。而以爲高。刻峭焉。而以爲俊。佚宕焉。而以爲豪。殘忍焉。而以爲雄。此皆奇之類也。離於正矣。君子不道也。是故子思之所爲書。名曰中庸。庸也者。常也。離於常。則爲怪。怪則爲妖。衣服之怪。識微之君子。憂之。况生於心。而害政事者哉。夫燕趙之人。自

古少文。其文率正。大明白如其人。今亦隨俗爲邪僻。不類燕趙之產矣。世道人心之壞。此其章章者也。余不自量。而以正文體爲已任。故從昌期之請。刻之江南。然固宜自吾鄉始也。

葉相公時藝序

文各有體。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時藝言。古無此體也。然主於明白純正。發明經書之旨。亦足以端士習。天下之太平繇之。前輩如王薛唐瞿諸公。皆高才博學。能古文詞。而其所爲皆時藝也。斯事雖細。孟子不曰生於其心乎。且進士之科日重。公卿大夫皆從此出。所關於士風世運大矣。嘉隆之間。文體日變。然不失爲時藝。浸淫至於今日。率皆以頗僻幽眇之見。託之乎經書之言。而其詞非經書也。又非左國史漢韓歐三蘇之詞也。一切佛老異端。稗官野史。邱里之常談。吏胥之文移。皆取之以快其筆鋒。而騁其詞力。如颶風之起。捲草樹。飛砂礫。拂覆天宇。不見日月。而以爲奇觀。時藝古文都無所似。士大夫奈何作此以取富貴。此天下之亂。所以越至於今也。余從山中來。葉公數與語。一日及時藝。相與喟然歎息。因出一帙示余曰。此作之綸扉。以教余孫者也。公詩文妙天下。降格而爲之。四公之作。質而文。正而奇。昔日之時藝也。猶古文也。公之作。文而質。奇而正。此日之時藝也。猶四公之文也。昔人言杜詩猶史記。可與知者道也。此豈不足以取高第哉。皆之高第也。何不依於大雅。而用黃毛外道爲士習之不正如此。公居綸扉而爲舉子之藝。蓋憂之深也。夫救世者。必得衆同心而後可。今風俗已成。言正文體者。其文體固未必正。將誰使正

之馬劬思侍御督學畿輔。刻公之文以式多士。屬余爲之序。燕趙之間。自古少文。文體之邪。不能若南方之甚。然正之宜自畿輔始。明年復當大比。天下之治亂。決於此矣。侍御賢者。豈不能爲歐陽永叔哉。

張緯典時義序

四

天下自上古之至人真人。以至於今之人。自上古渾噩醇雅之文。以至於今之所謂時文。猶播丸於高山之上。轉而之下。不至於深澗絕壑不止也。以今之文。取今之人而用之。以治天下。欲以比於隆古。必不可得也。夫古取士之科。不可復矣。則何不掄其有道義文學者而用之。其不然者。則皆俗人也。與之言人品而噤笑。與之言名節而噤笑。與之言報主救民而噤笑。試與之言結權貴。取大官。置美田華屋。口珍味而身文錦。則陽氣溢於面目。而不覺其盧胡矣。此人者。非無辨護之才。然不知大體。特小技耳。非不勤於王事。然意在得直。不可謂忠。時亦能卻賄賂。然意在取息。一母而十子。不可謂廉。非夙則暮。必露其本性。如此人者。用之累千百。而不可以治天下。進士張緯典者。其家近鄆上。余在林下久。緯典未第。來就余學。其人志向極高。不欲爲時人。爲諸生。貧。既舉於鄉。猶爲諸生也。經年學於外而不歸。無庸斷杼。余與之論學。無不合也。有疑必洞析而後已。凡余所選定之書。無不讀也。余所涉獵。無不窺也。強記而不忘。深思而有悟。爲文博瞻淵雅。絕無此時惡趣外道之語。世有知言者。卽緯典之時文。亦可以知其人矣。得士若斯人者。庶不負國家設科之意哉。余偶起官入長安。緯典成進士。乃令邊客雕其文。而弁以此語。

喬章甫時義序

余二十時與章甫之父中丞公從學於艾純卿先生。先生皆器異之。中丞公與余同歲。而余先一飯。極相善也。余以忤時蚤退。隱於東園。中丞公每過之。輒留連不忍去。酒量不甚大。而相對輒痛飲。或至於病。時章甫之學已就矣。諸能文者。率以爲青紫可唾手取。命之間業於余。余不甚許可。以爲尙隔一塵。他人不謂然也。章甫虛心苦思。久之遂入於五通四關之域。興與妙合。文先筆至。覺舉業之不足爲也。乙卯舉於鄉。己未成進士。蓋余弱冠而薄遊。所交海內有名之士幾盡。則重歎夫有識之難也。士必識定而後軼俗。軼俗而後卓立。卓立而後可以爲君子。天下之事。皆無足爲者矣。余數年來。不自量其輕微。而於里閭中。偶若朱公叔之處劉伯宗者。乃其人方以時行乘權放吻。謗議橫流。向所交者。漸漸引去。而章甫自若也。釋褐之後。刻其文以傳。曰吾師之所選也。及今過三幾五而亂定。余復齒於人。而章甫竟亦無恙。然則章甫之識。其視世人何如哉。夫天下安有如此人。而不能爲文取進士者。安有如此進士。而不能豎功名垂來遠者。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夫以風雨晦冥以知君子。未足爲知人也。余之謂也。然余固以中丞公知之矣。

王惟則時義序

今天下以文章取士。高才有志者。皆以文章自負。而明理者甚少。彼其泉湧而雲鬱。豈不以爲博達辯智。

哉。然而無當於理也。何者。非吾聖賢之所謂理也。其談空說幻。欲超出吾聖賢之上。試與之以近代諸大儒之書。略觀輒棄去。曰。是不足知。然實未嘗知也。彼以都試選舉。故讀孔孟之書。不然。則亦棄去之矣。如是而爲文章。豈足道哉。舉業固不足爲文章。然出於我而示天下人。亦何得漫漫而支離浮誕。猥隨俗尙。曰揣摩成而得科第已耳。然則其所謂舉業者亦非也。總之以不明理。不明理則不知言。不知言則不知人。不知人則不知政事。卽都大位。亦何益於天下哉。王惟則高才之士也。無書不涉。而專心於理學。於近代諸大儒之書。居家行路。不去於手。存心處事。皆欲與聖賢之道合。釋褐爲雄縣令。行古教化。期民無訟。不作俗事。至乃阿上官。趨權要。則生而無此性情。非欲爲氣節也。大都惟則事事皆實作。不自欺。不遺餘力。卽舉業亦專精爲之。摘詞必古。作者旣深。旣博。旣藻旣雅。而其談理。一出於孔孟。近代諸大儒之書。不隨流俗。若惟則者。乃可謂高才有志也已。士皆如此。天下可不謂有人哉。惟則之志。余深知之。不復相勸勉。其舉業之文。將刻之雄縣。余爲題數語示諸生焉。

呂輔季制義序

余嘗謂古之聖人。其才德皆同。而文章亦不能無異。如周公之詩之綺婉。之文之古奧。卽孔子不能及也。故孔子稱其才美。周家之制作。成於周公。孔子以爲郁郁乎文哉矣。迨其後世。猶以爲野人。而自謂君子。則其所謂文者可知也。我朝之時義。至成宏嘉隆間。亦可謂郁郁矣。逮其後作者。以爲野人語也。其談理

必極盡。其布格必極奇。其造詞必極新。而其取材必極廣。遂至於雜一切禪家鍊士之邪說。謠俗之俚語。吏胥之文奏。與墳典邱索。並入篇章。此亦何可令前輩諸君子見也。數年來漸多寤者。日就於沖澹閒雅。然天地間渾厚淳朴之氣。亦幾於盡矣。此亦識者之所深憂也。呂輔季自弱冠時。余見其制義曰。此青雲之捷足也。語敏妙也。庚子舉於鄉。屢不第。愈發憤。無書不涉。尤殫心理學。其爲文愈益閎深典重。思若炙輠。而不詭於經。斐若藻蒨。而不陷於浮。蓋先民之軌存焉。輔季之於文。可謂不捐於俗矣。移風易俗。我輩之責也。今輔季成進士矣。慎之哉。其自文而推之。無受世之溫蠶哉。輔季孝友淳謹。甯復可慮。而余過計如此。夫平居而知其慎也。將涉江海。而申申諄諄戒之。愛之也。重之也。

張質餘時義序

國家撰吏論道而作事者。皆從時義起者也。余蒙累世之業。自致頗早。性剛才拙。不能用世。其退居也。亦早。然又不能爲他事。則惟以時義授徒課子。與至每自爲之。亦隨時而變。令可以市。諺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余於此技。亦可謂習之矣。以是罕所許可。所許可恆必售。久之則恆不必售也。張質餘其一也。質餘與余親戚厚善。瑰亮沈毅。治學甚精力。余令兒輩師之。數見其所結撰。其思密。其氣沛。其機圓。其取材古。其摘詞秀。余未嘗不稱善相屬也。然數不利於春試。蓋余隱授且三十年矣。文愈變而愈奇。奇非人人能也。而繇時義起者。皆以奇售。何天下之多奇也。大抵以離於正爲奇。然則奇者與奇奇者。皆莫知其所繇。

然也。而孰知其售不售哉。質餘奇而依於正。故不售。余今乃知之矣。質餘試爲陳留宰。威愛得宜。良民欣喜。當路者皆推薦之。余嘗言質餘必能其官。今果能之。然此時吏治猶時義也。其售與否。有不可知者。余第知質餘之文章政事耳。而迂闊之見。偶合當路。天下事一一可知。是謂時之清夷。人鬼無權。而聽於道也。末世則否。然使事事皆不可知。則七曜塞而二儀毀矣。陳留諸文學。得質餘之時義。而鏤之以示余。余掩卷三歎。有文如此。曾不得一第。余白首攻雕蟲之技。猶懵然於利鈍。則陳人之常也哉。然陳留之政。最於中州。天下事尙有可知者。志士勞人。容有伸眉之望。質餘其努力爲之。

邑父母管侯時義序

南樂魏懋貞撫管八年。辭榮歸養。過我東園。談及管中所往來最厚者。無如洪洞之管中丞。具述其長者大人之致。諸公子皆才。有文而信謹。克嗣其家聲。分我以丹藥。曰。此中丞之所貽也。懋貞意不可一世。而談中丞公。津津乎有味也。余聞而心識之久矣。今年余邑缺。令得管侯。余聞之曰。是懋貞所云者也。及見之。抑抑焉。頤頤焉。聽其言。斤斤焉。聞聞焉。視事未幾。而邑中忻忻焉。肅肅焉。井井焉。夫賢者固不妄許人。如此哉。政暇。出其所爲時義示諸生。余得而觀之。微乎其臻妙也。林乎其雋永也。淵乎其思之邃也。曄乎其璀璨也。鬱乎其色孔古也。而意之所起。神理空湧。機之所赴。鋒穎直前。若乾道之精剛。有不動。動則鈴乎其無不貫也。無不至也。無不入也。臆集波瀾。未足以擬之。夫管侯生於龍淵。而栖於鳳醴。乳嫀於道德。

而嬉戲於文章。卽剛大之氣。亦其稟受於骨肉之中。而又師嚴君友兄弟。以切磋之。固宜其文若此耳。以是觀其爲政。力追往古。忘身厚民。恤困窮。則澤流膏雨。若梟獍。則威殛秋霜。信心直道。不怵於威權。不撓於口語。不回遁於利害。與其文有以異乎哉。余蓋深幸當今之時。而有管侯其人。非一邑之所僅見而已。余自見管侯而爲善之志益篤。識見益進。因以告於邑之士子曰。余觀於管侯之文。所屬草斟酌改易。極其苦心。以侯之貴盛也。天稟之明叡也。家學之易成也。其勤如此。而況他人乎。其曷可玩愒爲也。吾邑之人。文將興而未盛。其在管侯乎。文翁化蜀。遂成齊魯。吾邑固寰內之地。而近齊魯者也。學公之文。則宜法其人。他日則宜法其政。自有邑以來。而得此一令長。詩云。旣見君子。云胡不喜。夫見君子者。豈徒喜之而已哉。

四書會解序

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其所與門弟子言。而筆之於書。及曾子子思孟子之所闡明者。皆講學語也。國家用之以取士。士授之於師。而摛爲文詞。皆講學語也。乃舉業與講學。判爲二塗。務舉業者。以講學爲迂。謂記誦剿說。足以取青紫。何以講學爲。其高者。乃曰學在躬行耳。何必講也。往往都大位。稱賢者。皆以講學爲笑。夫志在青紫者。無論矣。躬行則不必講學。孔子可謂能躬行非耶。其憂學之不講。何也。今孔曾思孟之書具在。學者能一一而領會之耶。則必自謂能領會矣。繇稱詁訓。則能舉之於口。操鉛槧。則能達之

於手以爲學在是矣。嗟乎嗟乎。聖人之學。固非示人以難。亦何至若是之易。近在目前。而其所見者非也。甚至取釋氏之餘食。穿鑿而強傳之。其失愈遠矣。夫學何可不講也。豈惟學。舉業亦何可不講也。不講於舉業。卽能得志。終不知舉業。不講於學。卽能爲善。終不知學。誠菴毛公。浙中之名士也。其爲諸生時。於聖賢之書。研精默悟。而參之以前代碩儒之傳註。近日名家之見解。博窺徧涉。而折衷之以獨見。帙成而名之曰會解。公爲棗強宰。諸生請梓之以傳。令許生有聲以示余。爲屬之序。余齋而讀之。則三歎毛公之好學也。何其探抉之深。而辯析之微也。而明白正大。不難於異端之見。此舉業講學。合而爲一者也。豈惟可以取青紫。體之躬行。可以爲聖賢矣。其有功於趙魏之間大矣哉。昔文翁典蜀郡。興立學官。誘進人士。往往用文學取大位。聲稱至今。毛公乃欲趙魏人士皆知聖賢之學。故曰其功大矣。毛公爲棗強。民甯盜奔閭閻輯睦。去而邑人思之。與卿雲魏公。並爲祠俎豆之。先是魏公爲棗強。政成被徵書。而毛公至。魏公之同里姻戚也。旣而毛公擢入朝。龍嶼鄭公至。鄭公閩人也。三公皆海內名儒。相繼宰一邑。豈偶也哉。夫文章關氣運。天其將興之趙魏間哉。

砭己名言序

余往昔嘗病藥艾不效。自念養生當讀醫書。久之病已。取而讀之。未幾輒廢去。不能竟讀也。而第喜上古秦漢之文。嗜其蒼藻。時時自笑。倘再病。此其中甯有方耶。然不能以彼易此。己丑之歲。遇楊復所先生於

長安聞其言。乃讀宋儒及近日道學先生之書。略窺孔孟之旨。能修志意。不絀於富貴聲名。有以自樂。身亦無病。夫心有所用。則神明內守。血氣循理。無菀結湫底之患。病安從生。及讀唐人胡悟所著黃庭內景圖說。稱人之五藏。屬於五常。五常得則五藏合乎太和。乃知養生者。聖學之緒餘也。柏鄉孔公。楊先生之徒也。出其所輯前賢之言。切於治心。慎言。修行者。以類相次。名曰砭己名言。砭者。以石刺病之名也。世之人皆知食與鬼之爲病也。而不知非病之病。夫邪據於心。而發言悖戾。作事倒逆。無痛楚疥癢。而神明去舍。血氣溷濁。世人以其無妨於富貴。便於騁私逞欲也。不知其爲病。是謂非病之病。故有終其身不知仁義爲何物。矢口未嘗及之。斯其人而壽也者。是鄭瞞之類也。而強也者。是羿澆之力也。而寵盛也者。是虎狼之族也。而巧言能文也者。是鸚猩之偶也。試以前賢之名言與之。彼直以爲糞土耳。孔公博極羣書。而取其精理。以爲繕性禔躬之助。視一念一言一動之非。若疾苦之在身。故名之曰砭己。此豈與流俗之意同乎哉。宇宙內何者非己。能砭己。庶可以砭天下之民而活之。砭國家而久之。令名無窮。子孫榮懷。余之得此書也。無論駟馬瑁璧。雖有靈蘭之祕。瓊笈之文。吾不與之易矣。

四書獨證序

今夫賓主之相對也。杯酒談叙。忽然而出一言。莫知攸謂。展轉生疑。有絕非本指者。學者生於千百世之後。而讀古人之書。言語未必皆同。流傳未必無誤。欲字字而解之。無乃不能乎。自漢人尙經術。而傳註興。

焉。一字闕則非句。一句闕則非篇。故必欲解之。郢書燕說。當必不少。我朝以舉業取士。尤不容一字之闕也。而解詁益繁矣。然皆起於南方。北方之學者。其取科名。大率以資材不甚苦學。許通卿聰慧天挺。讀書超悟。而泛覽窮涉。昕夕勤思。務求昭晰而後已。比輯成書。名曰獨證。會誠菴毛公爲宰。出其所爲四書會解。示棗強諸士。而通卿以獨證進。毛公擊賞不已。捐俸並鏤之。余昔聞郭公介夫盛稱通卿之質行文學。比來問業於余。因得見其所爲獨證者。北方之士。若通卿之好學。殆不多得。其學可謂苦矣。而久不售。豈非有數哉。通卿之心極虛。余無以益之者。則請以闕疑之說進。多聞闕疑。孔子之言也。非徒教學者。聖人有所不知焉。非疑耶。多聞而偶有所疑。其所不疑者。足以畜德矣。闕其疑者。未見其有損也。何苦而必爲之說哉。孔子曰。疑思問。問之而不可解。乃闕之。是都無疑也。何也。本不可解也。猶之見連環者曰不可解。是以不解解之也。余不敏。願與天下之講學者。共守闕疑之訓。然學之不博。思之未至。而遽言闕疑。則謬矣。故闕疑之說。余第爲通卿道之也。

乃寤錄序

余己丑爲文選副郎。感槩時事。上疏忤二三權貴。爲吏垣李公春開所參劾。其同僚同年史玉池諸公。先起而駁之。吳徹如起而繼之。張元沖。周懷魯。挂之。張仁軒持之。余得旨照舊供職。遂移病歸。癸巳。余再入爲考功。筦內察。得罪三相。以余爲結黨專權。放之。時史玉池陞吏科都給事中。不出。曰。出則當首言考功。

之事。必不見聽。且余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上病。亦令之去。而于景素諸公。皆棄官以明余之無罪。余自念十載銓曹。入署一年。而卽病免者再矣。今未一年而罷。拙宦之效甚明矣。遂無復進宦之意。日飲酒讀書。芳茹園中。不閱邸報。而聞在位多薦之者。不甚以爲意也。蓋不覺遂三十年。余七十二老矣。余少竊虛名。數年來失之於鄉訕。伏遇今上修起廢之事。故非余之所敢望也。然俗念未盡。不能都忘毀譽。而同鄉諸公。貽書當事者。臺省諸公。又上疏薦之。竟得推舉。以起家田間。夫古之卿相無數。今皆在荒煙野草中。與下賤何異。惟無得罪於名教。爲世之賢人君子所許與。乃可稱人耳。余最不肖。不知何以見取於世之賢人君子。久廢之人。大都面目未覩。姓名未通。而皆譽之於積毀之後。拔之於吐棄之餘。余之衰劣。豈復能出而有所建豎。惟以受知諸公爲榮幸耳。昔管夷吾比鮑叔於父母。北郭騷捐軀以伉晏平仲之難。古人之重知己如此。豈在乎進宦與否哉。余三十年。猶醉夢也。今乃寤耳。可不謂大愚哉。於是命兒輩搜訪之。備錄其邑里宦迹。刻爲一書。曰乃寤錄。傳之萬子孫。世世無相忘也。

李于田詩集序

昔孔子述六經。詩居一焉。世傳爲周公作者四篇。棠棣。語兄弟之情也。七月。爲農夫之言也。東山。爲東征歸士之言也。鴟鴞。爲鳥之言也。其言無不曲盡其妙。卽東山之詩。述在塗之零雨。想鸛鳴之興歎。細至於桑蠟伊威。蠨蛸熠燿。可以觸緒生情者。靡所不及。而探其夫婦之私。以新舊爲謔。言語可悅。聲音可愛。輟

客離女。所嗚咽涕泣而道。文人墨士。所極其心力而言者。不復過此。余意當文武成王時。雅頌之作。必多出於周公者。不則孰能洋洋郁郁。若彼者乎。故詩之道。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徹無疑之識。其孰能知之。非夫員神不滯之才。其孰能爲之。而世之人。往往託於雕蟲之說。以掩其陋。夫善雕蟲者。未有過於天地者也。而不以貶天地之大。要之出於自然。歸於大雅。乃足觀也。以此求之。昔之詩人。傳稱至今者。蓋亦鮮有可觀者焉。嗟嗟難言哉。蓋詩必從悟人。悟而後有所用其才。否則以巧益其醜。悟而後有所用其學。否則以博益其腐。故世之人。於子美獻吉之詩。大率隨聲妄贊耳。真知之者。與有幾。余友李于田。自童子時。授之經。若其素習。使之文。則能文。稍長。見人爲詩。則又能詩。二十成進士。益肆力於詩。嘗謂余曰。李獻吉而後。詩絕矣。魏懋權之詩也。唐世人莫知也。然必傳懋權往矣。吾二人勉之哉。于田詩不專學一家。然自不詭於作者。其堂堂正正。佩玉垂紳之度。可敬也。而妍姿秀色。可挹也。其飲日歎雲籠蓋。一世之氣。可駭也。而溫和平粹。可愛也。其江奔河激。飛湍於寸毫。可思也。而微言醖味。可繹也。其龍鱗鳳羽。五色組紉。可觀也。而雅淡古質。可貴也。其慷慨激烈。如荆高之筑。可悲也。而婉孌嬋媛。又可念也。出之若不經意。而奇興自逸。古調近體。長篇短韻。廊廟江湖。天地山川。草木昆蟲。大人兒女之情。無所不能言。無所不極其妙。此所謂洞徹無遺之識。員神不滯之才。非耶。是故其爲令。則澤浸嵩少之草木。其興文教。則河洛齊魯之士。斐然向風。其仗鉞遼左。則勒燕然之石。其受劔征反楊酋。則開夜郎之塗。其治河。則馮夷效靈。天吳弭

節。蓋于田識足以照幾。量足以持重。明足以辨物。方足以植則。宏足以得人。性兼羣道。體被衆美。是以動與福會。言與妙合。自古及今。立功名者不必能詩。能詩者每以詩人終。猥云非窮不工。若于田者。卽未可謂聖人乎。豈非萃兩間之靈秀。應中興之輔揲者哉。後進畏其才氣。或以爲今之詩人。流俗見其勦伐。以爲與世之所謂邊才等埒。余之交于田久。深知之。故序其詩以及其人。後有君子。必以余爲篤論也。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陸士衡之論文也。以詩緣情而綺靡。或者譏之。以爲綺靡自六朝詩耳。詩三百篇具在。不綺靡耶。亦三百篇有三百篇之綺靡。六朝有六朝之綺靡耳。故詩非徒才也。必與情兼妙。而後能之。才與情合而成趣。成趣之謂能言。諧趣之謂知言。人有諧趣而能言之者乎。則盈天地間。一邱一壑。一雲一石。一花一草。一飛一動。莫非趣也。而大言而小言。而短言而永言。而正言而倒言。而古言而今言。而莊言而談言。莫非趣也。斯其人皆明叡通靈。元微曠達。故能處榮觀而獨離。居岑寂而自媚。若杏石蘇先生者其人哉。先生大司馬公之子也。少而魁岸英爽。有大略。恥以佔畢取富貴。大司馬甚奇之。總戎三邊。先生恆在行間。與帷帳論議。竟不受蔭。大司馬曾得罪權相被逮。先生伏闕上書得釋。先生古所謂豪傑非耶。而余弱冠時。從其子參軍德立游。聞先生少所爲。豔曲散曲。隨於俗。哇咬嘈囀。乍聞三倒。夫撫弦徽音。其能奏雅者。卽其能爲狡弄者也。其趣一也。余最後乃見先生之詩。則又象物別體。選言叩韻。悲而愔。妍而雅。荏冉而清。濫

而不醖。曼而不譁。總之合於詩人之趣。夫趣者。人之所得於天。不可強爲。故博學可能也。而意難。意可能也。而言難。言可能也。而味難。味可能也。而音難。音可能也。而態難。五者兼美。而名之爲趣。卽作者莫知其所以然也。譬之西施之嚙。非以爲妍。而妍隨之。卽先生豪傑自命。其於文詞之技。非屑屑然也。而警效爲陶韋。顧盼成王孟。豈夫得之於天者哉。或曰。先生父兄皆名家。亦其所染然也。夫性有之。少而習。長而忘之。此之謂天也。參軍名本復。能詩。與余善。

范長公詩集序

范長公者。余郡范大夫之兄也。余深范大夫。是以聞長公之義詳。長公孝弟忠信。兢兢紳束。嗜善如飴。養惡如飭。與人交。淡成無斂。三秦之豪傑。無不知范長公。願推結者。長公之父。故秦中名公。范大夫又賢者。父子兄弟濟美。是以長公之名著。長公仕爲高密令。其救荒墾田。備倭弭盜。皆有妙畫精筭。足垂永利。司府以爲高等。然僅遷府貳大理。遠方法弛人玩。多豪多盜。長公下車未久。而帑藏明白。姦黠顛恐。大盜夷瘠。士民便稱之。咸願得長公。遂爲司府。然竟以爲趙藩長史。以長公奉前人之家法。居官自常祿外。一毫不取。無可以歡顯要貴人者。故僅得不罷。而老之閑曹。長公嘗寓書於余。頗有感概不平之懷。余答之以世事何定之有。人生資五斗米。低昂惟人之口。窳隆繇人之意。如僕者。亦立心向上。而調不諧俗。橫遭汚詬。俛偃而歸。我自知我有何虧折。欲以慰長公之心。頃之范大夫以長公詩來屬序。余亟讀之。惘然自失。

仰而歎曰。學者不可以不爲詩。余讀范長公之詩。知之益深。如見之焉。夫范長公膺賢哲之性。稟瑰瑋之才。文成鳳采。游若龍清。高密之政。平之則卓。茂爲儔。異之則魯。恭何讓。彼被徵書。據臺省者。其人皆可知也。而長公旣隨牒於遠郡。旋曳裾於閑曹。故知竿牘勤爲奏。最苞苴厚爲試功矣。何物更爲公道。誰者名爲故人。此志士所以標心。而忠臣所爲流涕也。范長公豈殊此懷。然惟其能詩也。故莫非詩者。其遷之遠也。則以遠爲佳。滇之山之水之草花之禽鳥之木之石。內地所未見。神農所不載。皆可以觸情起興而爲詩。其投之閑也。則以閑爲佳。無簿領之積。無吏胥之守。無當關之呼。不爲詩則不能長閑。爲詩復不覺遽。故其爲氣也。如長風驟起。林披川動。其爲調也。如造父御天馬。步趨合度。其爲詞也。如西施宜脩。對鑑自賞。凡士之不得志者。往往摧沮自喪。否則激而爲叫號怨詈。今觀長公之詩。甯有一於此哉。夫長公之於詩也深矣。志鬱於中而弗得摅。則不食而飽。詩以發之。如纖雲不留。太虛洞朗。故曰詩言志。詩者聖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覽先民而作。則赴理義以爲歸。合於作者。乃成德音。故曰詩也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也。范長公深於詩矣。深於詩者之謂深於道。主爵不能抑也。讒邪不能害也。鬼神不能懾也。夫亦何所不可哉。故余自謂以詩知范長公。如見之焉。長公其以余爲知之否耶。

花萼堂吟稿序

余爲諸生時。卽聞成安有二蔡云。長曰孟受。次曰仲聞。皆聰穎夙成。博綜典雅。趙魏之間爲詩者故少。而

二蔡與東明石拱辰、穆敬甫以詩倡和，每出遠邇傳稱之。二蔡又皆孝友，倣儻負意氣，立然諾，名聲籍甚。孟受居官彊項，不能自摧於權貴，屬吏之貪污者，卽有奧援，必奮力擊之。而安福劉侍御臺劾江陵時，孟受正爲僉事，遼海附鷗之徒迹射之，竟罷官。仲聞慷慨有大略，其備兵岢嵐時，中國方與俺酋講互市事，會桀黠其妻三娘子者能制御酋，至諸邊兵使者皆不敢與相見。仲聞與之飲紅門帳中，酋極歡聽約束，金縉之費較之入鎮省十九，作塞下曲，勒石紅門外。當此時，仲聞望隆華夷，與同事者詣制府，制府再三揖謝。仲聞坐有間，再三稱之，而衆皆相顧，五色無主，竟以飲章中之，而仲聞歸矣。二蔡氣節事功，犖犖可觀。其弟叔達氏最晚出，高才多學，能詩，如其兩兄，試爲孟縣宰，神明愷悌，治行於晉中寡二。於是趙魏間稱成安三蔡云。余釋褐時，識孟受京邸，仲聞以征反李酋再起，有以宿訕害其功者，余在事爲爭之，未幾仲聞以功成退，余以罷歸。仲聞再起遼海，過我鄆上，旣而叔達持其兩兄書來，蓋向所聞三蔡者，余皆識之。風流瀟散如所聞，而忠赤之心剛挺之氣，流俗未之能知也。叔達爲孟縣，則仲聞已就世矣。孟受春秋高，叔達乃刻其三兄弟詩曰：花萼堂吟稿者，屬余爲序。蓋孟受仲聞宦成蚤歸，而接之以叔達，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豈惟無故？又聰明材美，倣儻不羣，彼大聖懷不咸之悲，古賢發皆有之歎，慊矣，則亦無故是幸，而何必皆才？故士聞天下有一才，則不難陵崢嶸山，踰深溪求交也，而乃淑秀鍾於同氣，魂朗聚於家庭，白雲之調同高，流水之絃共賞，其人皆等而上於羲皇，其詩則陷而亦爲大歷，旣翕且耽，倡予和汝，於

鑠乎盛矣。迨乎仲聞云亡。叔達出宰。孟受老而獨居。昔盡同株之歡。今軫異林之痛。叙歡之作。雖孤起而易成。述痛之章。雖有和而易廢。杯罍興嗟。毫楮墮淚。睹昔日之所爲詩。絢焉在目。衰也甚矣。逝者如斯。豈不悲哉。茲叔之所爲刻其詩也。夫有朝必暮。何盛不衰。惟夫雅人騷客。飛文奮藻。摠蓄積之情。敷寫其所感觸。傳之其人。而被之管絃。此世代之所不能限也。三蔡之詩足當之矣。人三爲衆。而况兄弟三人。皆躬儻才。此古今之勝事也。且其人皆在賢豪間。俠者慕其氣決。君子欽其孝友。文士愛其研詞。孟受之方格。仲聞之膽智。皆已流聞天下。而叔達之事業未艾。凡此皆足以不朽。草花之榮落。亦何悲之有哉。請以此慰孟叔氏。而仲聞亦可無恨於泉下矣。

五嶽誌詠序

余聞榆林杜日章將軍之名夙矣。日章家禪韜鈴。少稱膽智。而博涉羣書。詞藻溫麗。徧交海內之文人。余非文人也。日章過聽。客歲正月。以其所著五嶽新詠若干首。千里寓書。屬爲序。余已許之。而疎懶未搦管也。今年正月。復寓書來。曰。向僅爲五嶽諸詠。今復爲誌而求序焉。夫日章何慕五嶽之深也。五嶽者。神明之所依託。聖仙之所往來。幽人之所栖息。自向子平欲待婚嫁之畢。徧遊五嶽。不聞其得果。彼子平幽人也。猶不能遺塵世之累。而脫然長往。日章方爲將。今天下武備空虛。敵驕民怨。幸未生豪傑。目前無事。亂形已見。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何暇遊五嶽。夫人之情品既殊。其精神所注。隨之有異。略其懸絕。大都以富

貴爲性命。必不可舍。位益大而患益深。夢山林皋壤。卽欲祓除。此其人自不暇遊五嶽。卽強欲遊之。亦垢雲霞而汙泉石矣。則終老朝堂而可乎。朝堂之設。以待賢人。神明之降精者也。聖仙之化形者也。幽人之應聘者也。彼人者。何可以居之。故必能遊五嶽者。然後能爲將相。何則。其人意不在富貴。則必在天下矣。一意在天下。何功德之不立。若意不在富貴。又不在天下。而在五嶽。上之欲逸興輕舉。下之枯槁以盡。則一偏之士也。昔張子房身爲帝師。贊成漢業。而始契於黃石。終從乎赤松。微妙元通。至矣哉。日章身居行間。而心懷五嶽。意蓋在斯乎。異日天下倘有事。則余可無憂矣。余罪廢無用。多病益疎懶。恐終不能遊五嶽。得日章之誌詠。而時覽觀之。是日章送五嶽於我几席間也。

嵩吟序

夫才亦難言矣。要之以有用於天下。故高陽高辛之子。五臣十亂之儔。皆名爲才。去古旣遠。運衰精散。世人不知所謂才。猥以文章之士當之。往往不達政事。其所謂吏才者。率皆俗吏。以小慧小察相競。胥無用於天下。而其所能者。乃中人之所不能。故才之稱歸焉。蓋末世之陋如此。趙子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傳元鼎之才也。元鼎自才而能爲文章。峭潔秀豔。一時摘詞之士罕及之者。試宰登封。邑於嵩山之下。值郡國無年。又時方興利。鑿金權稅之使四出。重民騷而輕民亂。元鼎下車未幾。宿盜就擒。逋賦樂輸。幾無留牘。民有頌聲。先是元鼎不暇櫛沐。無論操管爲文。至是睹衆庶之悅豫。乘聽覽之餘力。乃游於嵩山。乃陟其

巔乃歷其盤。乃探其窟。乃漱其泉。弔適軸之隱逸。訪寄寓之聖仙。博採據於幽經。多人跡之所未涉。而父老之所未傳。山靈才藻。合助互發。乃一一而詩之。或圖厥象。或傳厥真。興會所至。各臻妙境。仕宦者得之。可以滌塵襟。遜栖者得之。可以發遙想。登陟者得之。可以助探討。未至者得之。可以資臥遊。蓋自元鼎爲邑。而風雨應卦。草木滋潤。鳥獸不驚。四境之內。皆幸年穀之順成。士女之吉康。以爲山靈之降福也。而歌舞報賽之。卽山靈且藉元鼎以克甯矣。而又以暇日。抽思揆藻。頌神明之德。闡幽玄之蘊。播之金石。傳之天下。神之聽之。豈不訢訢樂康也哉。故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元鼎之才也。余聞元鼎授官時。甚慮服官之難。此自元鼎之小心耳。乃莅任朞月。而德音享於神人。常道者皆疏薦之。夫才豈有二乎哉。能文章之才。卽能政事之才。此猶其彰彰者也。能晦之才。勝於能明。能柔之才。勝於能剛。能下人之才。勝於能上人。皆非有二也。明乎此者。則幾於古之所謂才矣。余於元鼎有深望焉。

蕭季馨北征詩序

昔孔子敘詩而首周南。著文王至德之化。刑于后妃。以至汝墳江漢之間。男潔而女貞。是以上則公子振振。下則賢才衆多。至求其所謂賢才者。則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是也。蓋文武一道也。文若耳目。武若股肱。均之不可缺也。故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豈非以其有文乃能武哉。耳目不聰。明則股肱無用矣。猶股肱痿痺而耳目無用也。後世不知詩書禮樂之爲武。以爲馳馬舞劍而已。又不知

天六地五之爲何物。而以詞翰爲文。於是文吏日貴。而武爵日輕。至以赳赳爲詬病。則周南之詩何以稱焉。且男子之生。宜懸不律於門。而必弧矢也。何哉。蕭季馨之爲將也。甯夏之功。天下莫不聞。所至邊塵不驚。乃其人行誼淳備。識度元遠。可謂質有其文武矣。而故說禮樂敦詩書。非徒以詞翰見長而已。乃其所爲詩。骨力色澤。風韻才情。種種皆佳。種種皆合。今操觚染翰。殊不乏人。然罕有過之者。余不以此爲季馨之文。而姑言今之所謂文。則季馨實兼之。才如季馨。誠未易得。今天下漸騷。方用長槍大劍。而士大夫每摧折武士。夫文武一道也。其說在乎書矣。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不二心者。振振也。語文德也。熊羆者。赳赳也。語武節也。兩者合而後王家賴之。其惟季馨乎。

穆仲裕詩序

或問巢父許繇能詩乎。曰能。龍逢比干能詩乎。曰能。平原信陵君能詩乎。曰能。見之乎。曰未也。未也。何以知其能。曰人之志。發而成言。言出而成聲。志美而言隨之。言美而聲隨之。二者合而成詩。彼夫脫屣萬乘之寶也。談笑鼎鑊之臣也。義高秋天之倫也。而豈有卑言凡聲乎哉。東明有穆敬甫先生者。忠孝節信。行名白著。天下莫不聞。朝家用之銓曹。將大任之。而爲權姦所害。終身禁錮。以其盛年。讀書萬卷。爲文萬牒。以上。天下又稱詩人。然先生其人。即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先生有子曰仲裕。稱才子。有其父風。天下莫不聞。若仲裕者。即終身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而仲裕自少而無俗學之障翳。脫世榮之轡羈。暫爲

散吏旋以病免。盡讀手澤之遺書。徧交父行之耆舊。其世業詩也。其嬉遊詩也。其談笑詩也。其歎喟詩也。其入於耳。觸於目。莫非詩也。口出而若神。思動而若淵。無所不合。無所不似。無所不徹。無所不臻。其妙豈非其風骨襟期。自有殊絕夷等者耶。余不識仲裕。而知其能詩。得其詩讀之。語語皆合契。恍惚見仲也。而爲之序之如此。

雅什流風序

余嘗僭謂天下。無論雅人。卽求一雅語亦不可得。雅也者。正也。常也。古也。斐也。邪焉則不雅。怪焉。俗焉。俚焉。則不雅。皆不可以登於明堂。故詩有小雅有大雅。自周室東遷。雅降爲風。自五言七言興。而風雅俱亡。其所謂詩者。截然與古判矣。後之篇家。如韋孟之倫。間爲四言。雖未必盡合於古。譬之被服儒者。必學善步。故曰擬之而後言。此之謂也。杜日章世爲大將。其韜譎勳業動域中。然無書不涉。好爲詩。久之擬二雅爲四言。名曰雅什流風。以示余。余友孫文融。嘗與余約爲古文周詩。而余駁之。以爲此所謂別裁僞體。親風雅者也。今讀日章之詩。雅之四義備矣。可以登於明堂矣。余蓋甚自愧也。夫人之精神必有所用。位高而勢赫。金多而欲遂。世之人所竭其精神而求之者。不過如此耳。有能用之於筆墨者。卽雕蟲小技乎。余以爲勝於求勢利也。爲雕蟲小技而成。余以爲勝於極富貴也。而日章乃爲雅什。斯其志豈不超絕於人萬萬哉。日章家世大將。其奉入悉以養士。所在卽窮荒絕塞。四方之詞人屬至。其宦游里居者。悉使人持

書幣求得片楮尺牘之善者。愛如瑇瑁。夫其精神之用如此。豈復有塵俗之意入其胸中。夫視其庭可以搏鼠。則不能歌。塵俗不入其胸中。而後神明宅焉。道德生焉。文章功業出焉。日章殆非近代之名將比也。余甚愛日章。輒爲序其雅什。好文若日章者至矣。所交海內之文人都盡矣。長安馮少墟先生。有道人也。其以余言求正焉。

孔諫甫詩序

昔孔子言誦詩三百。而不能從政。則無爲誦詩。夫六經皆可通於政。而獨言詩何也。易之道元遠矣。書者紀帝王之政者也。禮樂亦政也。春秋天子之政也。習於政而後知爲政。未必能爲政也。何也。彼所知者古人之政。無預於己也。惟非爲政而能通於政。則可謂知爲政矣。今夫三百篇固不可解也。而儒者以選舉升第之故。不得已而解之。其所謂道學家者。又多迂闊強解之。夫惟以不解解之者。則可與言詩矣。夫孔子嘗以言詩許子貢。子夏矣。其所解者。非後儒之所謂解也。猶不解也。無論三百篇。卽杜子美之詩。固亦未易知。不知而贊之者多矣。其不欺者。直以爲秦聲。非詩之正體。或曰往往頽然自放。以子美之雄渾矯健。似西秦之文。而曰秦聲。則先秦之文。亦非正體。然子美亦何所不有。爲文者或謹嚴。或澹蕩。此文武張弛之道也。而云頽放。至有言王摩詰之詩。天也。子美之詩。人也。彼自出之不欺。無足怪者。李獻吉學子美。而未備其妙。然近代罕及之者。卽深知其解者亦罕矣。蓋世之人知文之文。而不知質之文。知巧之巧。而

不知拙之巧。知腴之腴。而不知淡之腴。知正言而不知倒言。知直言而不知旁言。知顯言而不知微言。知已言而不知未言。知有言而不知無言。有讀魯褒之錢神論而駁之者曰。錢不若金玉之貴。而挾持便。世人之稱詩。皆若此矣。是何能知詩。何能爲政。能知者則其性地近於靈明矣。其何事不徹。今天下南方之爲詩者。尤不喜杜李。孔諫甫生於廣東。乃獨喜之。一一誦之於口。其爲詩不專學二子。然皆唐人之致。其氣骨大與二子類。近日之爲詩者。鮮有及諫甫者也。諫甫來爲柏鄉令。邑之人以南北絕遠。未必知土風。不無弛傷。嘗試之諫甫。洞見表裏。懲姦黠。挾弊竇。其聽斷甚敏。久逮之盜。多所擒獲。一日而四境稱神明。此所謂詩之通於爲政非耶。諫甫天性於世味一切無所嗜。而獨嗜詩。其視軒冕甚輕。而視民生甚重。世有如此人。而不能爲詩爲政者乎。諫甫蓋先師孔子之後。余嘗得族譜觀之。自唐尙書貞公曾孫進士避難嶺南。至今代有顯人。諫甫志節文采。不愧大聖人之裔。余不肖。亦孔子遠代弟子也。不敢自薄。而它於諫甫。諫甫其努力不朽之業。使士人知詩之道無所不通。宜自孔氏始也。

涉園詩序

余狂誕忤時。蚤歸鄣上。爲園東門之外。曰芳茹園。治學種蔬。興至則爲詩。且二十餘年矣。乃知學者不可不爲詩。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志意者也。一日廢詩。則子焉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故君子處富貴而不鄙。遭困阨而不憂。其必以詩乎。關中郭允伯。於華山之下。爲園曰涉園。吟詩其中。久之成。

帙。余得而讀之。允伯有詩人之心。而又有其才。有其致。有其養。故清逸藻秀。直迫作者。非近日之稱詩者也。夫余爲時所棄。退而園居。爲詩宜也。允伯英年爲諸生。方將經營四方。而亦園居爲詩。且其詩時有佗僣不平之意。蓋詩可以觀世焉。三百篇之中。大都志士勞人。感時發憤而作者也。此允伯之所以宜爲世用也。夫子焉致天地萬物無所關涉者。天下其何賴焉。余弱冠時。先大父爲武功宰。余入關中。觀華山之奇峭。余爲園於鴻原秦陸之間。列子所謂無邱垤者。讀允伯之詩。蓮花峯若飛而來吾園矣。允伯之父方伯公能爲詩。其兄允穆允父允震皆能詩。允伯之於詩。固性有之。亦得之家學哉。

三溪先生詩序

詩也者。興之所爲也。興生於情。人皆有之。惟愚人無興。俗人無興。天下惟俗人多。俗人之興。在乎軒冕財賄。而不可以發之於詩。其所爲詩。率剿襲模擬。若優孟之於孫叔敖也。昔賢之詩。惟陶淵明不可模擬。彼其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呖吟警效。無不高雅。而孰能及之。江淹雜擬。往往逼真。至種苗東皋。蠶月得紡績。無乃婦人。開徑望三益。學究語耳。淹浮華之士。去陶詩自遠。論者每以陶詩不文。是以浮華爲文者也。丹陽有姜三溪先生者。王方麓先生之師也。王先生稱其居家孝友。典州有惠政。未老而歸。杜門讀書。其詩似陶淵明。余讀其詩誠然。王先生行誼修潔。博極羣書。學醇而識精。故能知先生之詩。先生於淵明無所模擬。淵明皆古詩。而先生多近體。其中情芳。故無不可舉以示人。其意真。故其詞不雕。其得趣深。故其

度閒貧而不懾達而不放素而不俚誠哉其似淵明也惟其人似之也唐之詩人如王摩詰韋蘇州皆有淵明之致考其人皆所謂素心人也豈從模擬得之哉嗟嗟天下之人孰有仕宦而貧未老而歸老而好學稱詩者乎姜先生之曾孫抱宏天下士也多義氣與余游以其詩示余余愛淵明之人之詩自以爲知之故知王先生之言有旨也

汪敬仲遠遊集序

敬仲之與余遊三十年矣敬仲以詩遊海內入趙則過余山中出新篇相示大抵多古詩樂府夫古詩樂府者古人在前患其不似也而復患其襲也復患其不襲而離也離之者纖也僻也臆也夫纖非工也僻非古也臆非新也敬仲可謂合而不襲矣敬仲蓋薄近體不爲余謂近體未可薄也今夫絕代之佳人象服六珈被翡翠垂明珠儼然而天也卽隨俗淡妝簪襖戍削其風神意態固自夔殊故敬仲降格而爲近體工也新也而色黯然古也敬仲自命其詩曰遠遊集業鏤之以傳于可遠相公李本甯太史李于田司馬爲之序所揚摧備矣今年又攜其新篇來愈益精趙益吾計部海內大雅與余聞聲相慕數以尺一論心余見之於計部計部愛其人與詩猶余也留之累月爲讎定其詩將鏤之敬仲屬余爲序余與敬仲綠髮同遊今皆六十外人不能復懶輒爲漫作此語敬仲之遊多年矣四小海中山川人物盡知之矣自是其栖遲二趙之間勿復屑屑迹迹他往也

蘇子哲詩序

北方之士人率不爲詩。其爲之者多成。何也。北方之人。性朴而氣勁。朴故其詞質直。寫其志意。勁故其中之存。勃勃欲吐。不能自隱。誦之者可以知其人品。與其土俗。故北方之人。其性近於詩。而不學。學者乃不知詩道。每每失之。夫詩以道性情。猶鏡以照面目。假令以鏡爲不美。而飾以金玉珠璣。則不可以見面目。求詩之美。而騁博鬪異。過於塗飾。則不可以見性情。故詩自古至唐而止。宋人無詩。至我朝李獻吉而有詩。獻吉之後。復無詩。以其塗飾之過也。迄於近日。文章益衰。詩也。文也。古也。律也。混而爲一。盈天地之間。六經百家。二氏稗官野史。齊諧之言。無非文者。無非詩者。彼且不知其謬也。而以爲絕唱。不知其率也。而以爲神奇。可不悲哉。余友李襲美兄弟。及李于田諸人。乃始有悟。力挽頽波。以追獻吉。而鉛華易爲妍淡。素慮無姝。能之者寡矣。蘇子哲生齊魯之鄉。自幼而喜爲詩。來爲贊皇廣文。官閑地僻。益爲詩。其詩直抒性情。而妍雅之詞。幽曠之趣。自堪擊賞。絕非近日之濫竽者。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夫詩之道。豈小也哉。自子哲來贊皇。而贊皇之山川人物。乃始形之歌詠。以傳於世。是時贊皇有胡抒丹者。詩甚高。二三文學皆能詩。與子哲酬和。殆關世運焉。夫詩之道。豈小也哉。

馮繼之詩序

夫詩者興也。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庸人之情不揚。俗人之情不韻。詩不難言。人自難之耳。余自癸巳罷歸。

少解此道。間爲一二韻語。甲子以還。如夢寐矣。柏人馮繼之。余內姪。一老青衿也。志端識瑩。能世其家學。少慷慨喜譚事。酒酣氣振。輒刺刺不休。然貧而不歸。有義俠風。乙丑黨事興。亦爲余累。混跡樵牧間。訪余於鴈門。摘蔬理藥。老人得力居多。憶余家食時。閉關卻掃。新知無望。後進不狎。繼之。時時過從。今塞上苦寒。風冽如割。白沙黃草。五月不春。非繼之。又誰與乎。一日出其所爲詩。求全刪正。余曰。繼之。而亦爲詩乎。繼之。之詩。竟若此乎。夫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詩。三百篇風各不同。代革世沿。各得其性之所近。三百自三百。漢魏自漢魏。唐自唐。明自明耳。以優孟而爲叔敖。神骨終別。祇自見其不陶不杜。不李。爲俗爲俚。爲野而已矣。繼之。之爲詩也。悲而不激。和而不柔。瞻而不靡。有遠韻而不放。有近思而不拘。鮮爽雄辨。卒歸於雅。而燕趙一段峭峻不磨之氣。時時穎露。繼之。之爲詩也。繼之。之爲繼之而已矣。雖諸體未備。而一斑之窺。亦可以概其全矣。余外舅無懷山人。才擬董賈。行高恆嶽。壯志未遂。託懷酒史。內兄伯亨。仲昌。叔開。季壯。皆畿南麟鳳。未竟用世之才。齋志以沒。家道中衰。人情易面。繼之。三子富文藻。必不可以詞賦先六藝也。是爲序。

漕撫小草序

夫人子能諫其親之過。可謂孝乎。詩之言孝備矣。有南陔焉。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有白華焉。孝子之潔白也。進潔南陔之養。退修白華之行。繇是而親有過。乃可以諫。不然而徒慕諍子之名。警警焉揚其親之過。

救敵之不給。而安望其能聽。何則。其平素不足見信於親也。故曰信而後諫。人臣之諫其君。亦若此矣。夫極公思職。是人臣之奉養也。後食絕賄。是人臣之潔白也。如是而後可以諫其君矣。夫臣子之所爲。君父未必不知也。恕於己而苛於人。等夷猶不能堪。而况君父耶。今上聰明神武。資不世出。進賢黜佞。天下已太平。近者羣小爭言利。鏹山樵市。中使織於道路。附鴟假虎之徒。實繁。海內大騷。人皆思亂。而李道甫開府淮上。痛繩其黨。以法不貸。中使翕肩累息不敢動。而第蝎譖之。道甫又屢上書求上盡撤中使。不然。天下且叛亂。社稷且不保。辭甚危苦難讀。上留其章不下。道甫求去。上聽之。然不以代者至。蓋道甫潔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嚴。墨斂屏迹。其所爲疏河通漕計。盡瘁不倦。上皆知之。是以容其直諫。不令去。而道甫益求去。奈何陰用而陽棄之。上竟不聽。繇此觀之。豈不可爲堯舜。乃中道而傷太平之業。余以爲在位者宜自反也。夫中使之在郡國。各自有耳目。彼見夫引綱維。任大節者。未必無可議也。有司之貪漁者。又比比也。將謂我實取之以潤朝廷。爾皆取之以充囊橐。而乃云害天下者。獨中使乎。中使幾人哉。其言未必不上聞。亦未必不信。於是上有輕臣下之心。故諫不入。其去就不足爲意。官之有無不足爲軒輊。若爲大吏者。人人自滌濯盡職。以簡其屬。褫蝨賊之綬。則中使自服。上皆重之。如道甫。以上之聖明。不待諫說。而礦稅之役自罷。蓋樊姬不食鳥獸之肉。而楚王爲之罷田獵。况以滿朝君子。不能悟一聖主哉。林下之人。不宜言國家事。然見天下如此。未嘗不憂。以道甫之聲名滿天地。而利益靳數州。願在位者與道甫同心。

以動聖上。安此窮民。以弭禍亂。輒以此序道甫之所爲。漕撫小草者。

治河奏疏序

自孟子稱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謂順其所之。導而入海。議者率以後之治水者。皆壅水之餘計。而無息壤。勞費何有紀極。我國家之於黃河。園陵則欲其遠。運道則欲其合。事之所得不然者。卽謂之行所無事。蓋自禹而後。言治河者。舍修渠築隄無策矣。而我國家尤甚。其爲利害最鉅最切。其爲隄與渠有定域。南不得逼北。不得去。使河伯天吳聽吾之約束。悠遠長懷。而輸財賦於京輦。豈不誠甚難哉。曹公繼長垣李少保總理河事。時河決蘇莊。跳而北行。而少保所開泃河。以避徐邳之險者。濁河侵之。運道漸哽。公乃請挑河。並塞蘇莊之決。其說主於徐治。所用民少。募惟其願。牢直如私雇。州邑長吏。自率其民。卽工。已於事而竣。蓋以一年之役。而舒之以二年。故民不勞而功可久。先是泃河垂成。而少保以憂去。公至。因而竟之。大河允翕。避皇陵。朝帝京。泃水僦之。千艘並進。輸財賦於太倉。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無復可虞。公乃告厥成功。仍畫善後之策。黃河十。泃河六。以規永賴。上皆允行之。爰鏤爲書。以攷來者。屬序於余。余方灌園於鄆東岡之陂。輓轡縷水而上。束以溝塍。以達於畦。時有鼠坻蟻穴。水爲漏溢。必塞之障之。而後可。然溝塍難可久恃也。矧於黃河。其源杳茫。其流溟滓。蛟龍之所衝突。馮夷之所馳驚。豈槌石之所能制乎。夫殷之去禹未久也。天邑五遷。皆以河水之故。而周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禹之所穿若此。况宣房汴渠。

之役耶。且非獨此也。地平天成。實繇懋德。天宗弗福。旱甚則黃流中斷。淫霖則閭殫爲河。天地失常。人力何施。故爲臣之難。莫有過於河臣者。勞心勞力極矣。持文墨者。又從傍呵之。良亦苦矣。曹公自弱冠入官。無一事不殫心。無一念不憂民。其爲河渠運道計慮。焦心乾肺。無所不至。而其最可紀者。與莫大之役。而行者無怨。居者無哭。前此所未有也。可以觀智焉。可以觀仁焉。可以觀忠焉。上嘉公之績。不日召之入朝。其必以有夏懋德之說進。保平成於萬世哉。

史太常三疏序

余己丑爲選部員外。史際明爲給事中。未相識也。余有所不平於時事。上疏言四事。侵一二要人。爲李泰。賈給事所糾參。際明疏救之。而其僚王公繼光。萬公自約。比部吳公正志。皆有疏。其時吳江申公爲首相。余幸見容。遂稱病歸。際明亦去。比其抵家。而後以書往來。壬辰。余出爲考功。際明亦入省垣。乃相覲面。新建相惡余之不附己也。條陳紀綱國是。其所謂紀綱。繇甯夏叛卒。而及於六部之長。惟司官是聽。宜重繩之。其所謂國是。則言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自上裁。余覆其疏駁之。以爲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黜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如有不當。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也。際明亦上疏曰。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聽自上裁。旨繇閣票。內託上意。外諉廷推。誰執其咎。際明之疏。余未與聞。而新建益怒。謂余

指授爲之。自是每見余。面如施朱。氣如鼓囊。知其必不免矣。時太倉蘭谿同在政府。明年癸巳。余領京察之役。又不當於三公之意。際明戒其僚曰。自今臺省有言涉京察者。考功必嚴譴矣。而劉啓南公偶涉之。三公遂擬旨。以專權結黨。太宰餘姚孫公。罰俸三月去。余亦削籍。際明陞吏科都給事。杜門上疏。言閣臣以考功爲結黨。則臣卽其黨。不得獨留。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倘或察臣愚戇。憫臣多病。容臣回籍調理。疏上卽放歸。久之陞太常少卿。以守制歸。十七年而復起。以疏救劉貞一侍御。降兩浙運判。際明之在省垣。其所言如科場之行私。言路之阻塞。皆國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而其文皆合經義。通國體。至太倉建三王並封之議。際明撰條議上之。設爲問答。援據古今。至精至當。其有功於社稷。綱常甚大。豈不可謂誠臣碩彥哉。余之淺劣。不知際明何所認聽。取之未識之先。再爲棄官。以明其無罪。余何足以承之。人之一生。知己甚難。余衰殘無能爲報也已矣。聊刻其疏。附以余二疏。見事之顛末。庶天下後世。知際明之精忠高義云爾。際明名孟麟。際明其字也。別號玉池。宜興人。癸未進士。

周中丞疏稿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等。入爲侍御。旣而開府吳中。侍御雄職也。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爲侍御。遇國家大事。繫社稷安危者。無不挺身爭引。其持斧行郡國。糾發貪殘吏。無所假貸。直聲震天下。號名御史。其爲開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貂羽紛出。籠天下財貨。江南日以凋瘵。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惟正之供。以稍休民。

力殖物產。丁未澤水。則請蠲田租。請發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吏不能爲姦弊。小民沾實惠。而亂民不敢逞。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財盡力。拯民之饑溺。而三吳之民。乃始陸脫虎狼之吻。水免蛇龍之害。攝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稱名開府。公好賢服善。得諸天稟。其宦游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之。居長安。正人君子。無間位出己上下。皆折節折心敬愛之。稱達其德。顧其緩急。爲開府時。吳多林下賢者。公至卽徧存臨之。訪閭閻疾苦。政事興除所宜。行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飲露餐菊。何則其弗馥也。荷衣蕙纓。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名實。非偶而已。公爲開府四年。而有總河之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雨泣。羣往叩闕留之。而媒孽蜩起。至云願留者皆公使之。已而林下諸賢。趣直指奏留。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不可使。吳俗故剽輕。其所不便。卽直指強留之。且噪而爲變。醫治病人效。其家不忍舍。而曰醫賄之。異矣。於是公竟以言去。屬余序其疏。余甚有感於公之營職首公。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爲侍御。默默容容。雄職而雌行之。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爲開府。坐享尊富。忘民有詔書。委諸所司。要職而沓行之。不有積日月。至三事者乎。今天下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矣。故曰溼堂不洒塵。卑屋不蔽風。獨爲善難。今天下善類欲盡。民生極苦。有能真實救民者。余之所欲崩角稽首者也。愛惜而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余因序公之疏。以請於在位之仁人長者。

司銓奏草序

余林居三十年而再廁朝列羣司之事一一異於疇昔蓋三十年爲一世久矣固其宜也卽如銓部之覆疏惟考功最多以條陳糾劾皆其所評騭也文選主陞除耳其所降調者皆考功之成議也是以覆疏甚少今則亦甚多矣易山風爲蠱蠱者事也惑亂也太古無爲時旣漸澆物情惑亂而事起故五史所書五帝之事猶稱蠱事而況於後世乎而况兵與民擾之事乎數年來敵橫於外盜起於內鬼哭山鳴鳥驚魚駭當事者每議增官或調官或已遷矣而留或已黜矣而留或分或合卽如徵書已下有司在塗矣忽有命中止而上疏以爭諸如此類端緒紛紜几閣充溢時太宰涇陽張公耆碩訐謀稽古稽天選部路君與公同心參之伍之歸於至常疏入上輒報可君典選八閱月而敷奏九十餘通是時當人才摧抑之後起適軸於窮臬拔滯淫於末位此皆在尋常銓敘之外而覆疏又在其外自朝至於夜分心靡不思口靡不議目靡不覽手靡不書一日而抵數日之事無寸晷之暇豈非國家幹蠱之臣哉君秩滿晉太常乃取諸疏彙而鏤之屬余爲序夫政繇俗革三十年前之事今之君子有不知者矣昔乃昔時之今今卽異時之昔託於毫素則百世可知故此帙必不可無也天下方治安時在位者各修其職恆有餘閒故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夫庸者擾之私者害之而天下遂多事賢者焦心苦神猶不足以豸也二百五十年全盛之天下一旦有今日不堪更多事矣凡我有官君子其敬之哉

余夙不自揆。欲以濟世爲事。隨牒汝南。往往岨嶇。於時多感慨不平之氣。旣而入朝。遂得罪而歸。其爲不平益甚。丙辰冬。心火爲病。冥冥晦晦。載坐載臥。如此者一年有三月。猛氣雄心都盡。神明來居。稍稍有悟。乃知數卽道也。人卽天也。執道而遺數。尊天而輕人。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在易乾上九。亢龍有悔。孔子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也者。道也。進退存亡也者。數也。古之君子。知守正而不知進退存亡者甚衆。有識者詘於名教。而莫敢非也。其人率多賈禍掇患。或以鬱伊餽結。天其天年。於世無毫髮之益。而惟得君子之名。殊非上天生賢之意。故曰盡忠甚易。得宜實難。此葛劉之所以不沒也。揚子雲自謂知易。而仕於亂朝。摯詔求容。竟亦不免。其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乎。則不如其不知也。知之者其惟遯乎。地變爲山。上侵於天。陰柔浸長。陽剛畏避。故名爲遯。初六以遯尾取厲。九四以好遯爲君子吉。好遯有可不可。非聖人也。然甯過而遯。猶爲不失其正耳。好進則爲小人矣。余所謂遯尾厲者也。不往何災。今而後庶其免矣。於是感慨之氣漸平。病亦尋愈。遂閉門獨坐。不復爲文。而真寧趙仲一先生。使人以其所爲滕縣政事錄來。屬余爲序。余未見仲一。而仲一剛方廉介。滕縣之治行。於天下寡二。天下莫不聞。其在銓署時。有人言仲一亦齒及余。余曷能無一言。且余翬翬之思。亦欲因仲一以告天下後世之同志也。大都仲一視名節重於性命。而視天下若同室。視蒼生皆赤子。其爲滕縣。至卽日夕討民間之利害而興除之。其所興除。皆先其至艱至大。人之所縮朒不

敢任者而毅然當之。如均田墾荒之類。愚民難與慮始。或囁囁譏謔焉。而不爲沮也。彊禦惡其害己。或歔歔警警焉。而不爲怵也。竟能除已往百世之害。而與方來無窮之利。至其救荒。所全活民命。贖民間所鬻妻子女。招救流移。以億萬數。在滕六年。而錄其政事。凡十又七冊。此其間有一息之自暇自逸。則何能措注若此之多。有一毫之苟且爲文具。則何能久而不忘。有一事之骫骳徇私。則何可筆之於書。令天下之賢士大夫見也。余於是乃知仲一非徒剛方廉介而已。蓋真能以天下爲己任。而力足以勝之者也。及仲一入銓署。遂欲進賢退不肖。以救天下之民。舉朝悉起而噪之。以爲極貪極惡。甚於四凶。當此時。吳公仁度爲考功。極力爲仲一振理。而不能得。遂與之俱去。蓋爲邑不過小民之事。卽有貴人害之。小人多而貴人少。故民心得則名譽彰。銓部之職。在進賢退不肖。天下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推賢者少。而庇不肖者多。其誰能容之。或謂以仲一之才品膽力。何不耦俗從凡。逶迤以行其志。而乃皎皎明污。自令不容。然則將毀廉隅趨權倖而可乎。否則必無聊調之術。仲一之失。亦在乎不早遜耳。孔子溫良恭儉讓。而宋桓司馬輩猶欲殺之。其他讒毀之者甚衆。還軫諸侯。竟不得施用。晚而喜易。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至是而知進退存亡之數。必不可逃。亂之未極。必不能反諸正也。孔子猶然而況他人乎。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仲一去滕。滕之人且世世俎豆之。入朝而士大夫共奪其官。而予之以名。史書無不載之理。仲一之聞於後世也。豈待余言哉。

高存之家譜序

余己丑以銓曹郎與於禮闈之役。所取士十七人。存之其一也。十七人者。大都皆剛直不阿。故無得爲臺省者。而馮君上知。劉君文卿。常君守信。入銓部。皆非久輒被顰。迄無至開府者。然有識者皆以爲余得人。也。今且三十四年矣。存者惟存之。與侯君加采耳。侯君以憲副貶官。而存之自癸巳與余以違時前後歸。亦三十年矣。今年主上卽位。拔舉舊人。余二人同日起。存之過余邸上。具道固不欲出。第自解褐至今。父母未沾一命。故不可以恕。因問余何時出。余曰。余年七十二。長於君十二年矣。君卽非爲兩大人。亦不宜遂隱。余年過懸車。且先君子以爲令未肯就封。先慈已受之。余則可以隱矣。存之於余信宿而別。余爲詩六章送之。已而出其所爲家譜。曰。歸德沈龍江先生已有序。更求先生序之。蓋沈公其鄉舉座主也。別後余取而觀之。其可知之祖曰孟永公。世農。其事無傳。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是足以傳矣。何必事五世至黃巖公。以縣令扼冠虎。衛細民。縣至今祠祀之。是益足以傳矣。何必大官。太學公少年屹立。若楊秉之。不惑。破姦人之謀。成察父之美。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存之弱冠成進士。甫爲行人。卽抗言時事。而貶爲典史。三十年講學樂道。若將終身。可不謂賢哉。世之稱茂族者。必曰多大官。大官固不宜多也。多則必有如譜之所謂黃尚書者矣。有一若人。則家聲壞。卽以其身之幸貴。貴其祖父。豈足道哉。是不若其爲農也。人生貴無過耳。官大則其有過也亦大。故曰無爲虎傅翼。爲農者晨興而晦息。飢食而渴飲。過安從生。如此者

即可以爲人祖。爲人孫。以至父子兄弟。無不可者。故君子者。位極人臣。猶之爲農也。其飭躬盡力。求無點家世而已。且沈公近時之賢相也。不者則存之羞稱之。友誼之相關如此。而況於骨肉乎。余老矣。日戰戰焉。惟恐爲海內之君子所不齒。存之而屬序於余也。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

張氏族譜序

在昔三代盛時。君人者身任父母之責。臣人者身任長上之責。以萬民爲子弟。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老則共老之。幼則共幼之。賢則共賢之。萬國猶一國也。一國猶一鄉也。一鄉猶一家也。蓋異姓無弗和睦。而況於其族乎。自秦之於民。賦之而弗養。役之而弗教。聽其自生自死。自賢自不肖。而天下之民。始與上離。天下之民與上離。則民胥離。故夫古之所謂家。言族也。而今之所謂家。言父子兄弟也。至於出贅別居。則父子兄弟亦離矣。況於族乎。況於異姓殊鄉之人乎。給愚毒怯。大亂用興。皆繇於此。世之明於聖賢之學者。將欲平治天下。井田不可復矣。導利除害。去俗學而教之人倫。使相親睦。豈能自致也哉。則亦修吾之身。施之於族。上下無怨。是亦一家之上理已。柏人張楹倩爲司空。屬以使事之便。省其家榮陽公。輒以榮陽公之意爲族譜。其汲汲也如此。夫譜者。聯同宗以教睦也。述先德以教孝也。何可後也。家非積德不與。非與子孫不驕。非驕不漸衰。故興者。中人之所嘉。君子之所懼也。張氏之先。積德久矣。至榮陽公。續而大之。復繼之以楹倩。楹倩端亮奇偉。有當塗之略。張氏之興也。川至而日升矣。思其所繇。興以先德也。則

孝。思其所繇興一人也。則睦。世睦而世孝也。則世興。闡德貽善。引之無數。是楸情之責也。茲譜之所爲作也。

張日肩漫著序

余抱病鄣上。日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旣而日肩亦病。余蓋病瘍。而日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余寓書日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日肩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日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日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採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蜿蜒。若有游仙。其纖者若縷絲。若片玉。駢羅雜列。彰彰璘璫。盪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澤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晝而思之。夕結爲夢。求之不得。則長號屑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而冰雹塞河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彼未著之於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則可。不然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究性命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悅。俄而恍惚。俄而豁然洞然。則迥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迥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豎之敢窺其鄂哉。繇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卻翹

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日肩以之祕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日肩更著書。知余言之謂者。亦惟日肩哉。

終慕錄序

余平生喜談節義事。以爲節義生於廉恥。廉恥生於是非。是非生於知覺。天下將亂。則人鮮節義。然天地之正氣不絕。必有一二矯矯者出焉。筭緯之流。時能仗清死潔。故邦家有興亡。而宇宙無成毀。余友長垣崔太僕之女。爲郃侍御子婦。年二十一而殉其夫以死。事聞於朝。旌表其門。余爲之立傳。侍御以書來曰。兒婦得足下立傳。卽不死。先太孺人之節。具終慕錄。敢煩足下序之。余蓋稔聞太孺人事。正欲一言附姓名。太孺人姓邵。年三十而寡。侍御纔二歲。太孺人以存孤之任。不敢死。而撫之於伶仃困苦之際。教之於愁憂涕淚之中。以至成立。雉冠繡衣。而拜亡人之邱壠。幽閨之節。徹於天聽。表宅里而樹風聲。無何。值覃恩。復封太孺人。侍御爲太孺人之子。推燥就溼。與人等。而太孺人之勞萬倍。芳馨之所染被。痛楚之所淬礪。是以侍御性命名節。而土苴軒冕。進爲直臣。退爲孝子。太孺人之教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人子之情皆然。而侍御之欲報太孺人萬倍。侍御生子遲。太孺人不及見。長子又蚤夭。乃有死節之婦。踵太孺人之芳躅。復爲朝家所旌表。後先相輝。侍御所見吉凶悲喜之變極矣。當喜時。則悲母氏之苦。而不及見。然

猶幸而有此。其悲時則不勝其號哭隕涕也。海內修詞之士。爲詩文賀弔太孺人者。侍御輯之。稱節孝實紀。及有子婦死節之事。乃繕寫增益而重鐫之。易其名曰終慕錄。余爲之序。李于田司馬之大母張。亦守節保孤。旌表於朝者也。余嘗爲之立傳於戲盛哉。何長垣之有人也。其伯玉仲繇之遺風乎。絳冕所興。豈足道哉。

劉母榮哀錄序

壬辰之歲。余游長安。與劉給諫時濟。邂逅聚語。遂成肝鬲之交。欲共任天下事。無何而時濟以外艱去。明年。余削籍歸。時濟再入。則極論新建之姦。貶官。然上以此知新建。竟逐之。云遇赦不宥。天下快之。吾兩人者。時有聞問。但知其母爲前喪耳。茲乃以榮哀錄來徵序。蓋給諫之母王孺人。以行汲墜於井而歿。時給諫年十二。既仕爲名人。而孺人之賢。聞於士大夫。士大夫之能詩者。咸爲詩詠其事。大率傷母之不幸。而幸其有給諫。故稱榮哀云。余以爲古今之不幸者多矣。然有俗人之所謂不幸。有君子之所謂不幸。俗人者。見夫饑寒流離。不得其所。卽以爲不幸。至於不獲考終者。則不幸之極矣。君子不然。富貴顯燦。盡其天年。而身爲不肖。子孫繼之。斯則不幸之極也。王孺人以春華時汲。而歿於井。信不幸矣。然其汲也。以奉姑章夫子。此婦道也。偶墜於井。未可不謂之正命。而又有子如給諫。擊無禮而傷翅翼。除朝家之歲孽。誅善類之豺虎。丕烈在社稷。直聲動四海。孺人之歿數十年。而天子下璽書褒之。行人過其井而悲之。士大夫

爲詩以詠之。昔者歷陽一夜而爲湖水。死者何限。疇能舉其姓名。而申徒狄之投河。徐衍之入海。屈原之沈江。至今賢之。彼皆憤世疾俗而死者也。孺人以勤婦道而死。夫何不幸之有。無論古人。試舉近日之人。曰某也公。某也卿。某也相。貴矣。然其人蔑孽也。豺虎也。爲其母者。食如天人。衣如雲霞。壽又高。君子不以爲幸也。假令其母墜於井而死。豈有惜之者哉。凡人之有所痛恨於中者。則世味之嗜必淡。而義理之好必深。給諫竭忠直而輕富貴。未必非孺人成之也。給諫之名立矣。孺人之德彰矣。非獨榮之爲榮。哀亦榮也。則以世有墜井而人弗惜者也。余以此序榮哀錄。以慰給諫之心。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吁。嗟可憂哉。天下其亂矣乎。何舉世皆妖怪也。經義發明。吾儒之道者也。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釋氏之道也。吾儒之道。卽天地間之實理也。所謂誠也。存之爲實心。出之爲實事。君子自強不息。凡以求誠而已。一念不真。非誠也。一行不修。非誠也。一事不當。非誠也。其學之有方。其進之有漸。其究也。至於成己成物。參贊天地。莫不昭然可睹。釋氏以身爲幻形。天地萬物莫非幻者。此所謂出世之法也。道既懸殊。其文又絕不相類。今爲經義者。皆取而談吾儒之道。夫天地萬物皆幻。則爲聖賢幻。爲禽獸幻。亦何必讀書修德。且旣審知其爲幻。則削髮披緇。入深山。逃人羣。誰能禁之。而又徒跌就試。以求功名富貴。何也。功名富貴。獨非幻耶。儒衣儒冠。聖賢之徒。而言釋氏曰聖賢之道。則然。譬諸舍父兄之言不聽。而信他人之言。又

舉之以告人曰。此吾父兄之言也。之人也。可謂孝弟乎。不孝弟乎。可謂人乎。抑妖怪乎。向者人人言孔孟。所爲尙不可知。今人人妖言。類病狂喪心者。天下安得不亂哉。諸生不以余爲迂拙。就予會文。予不敢以若人之多得志。姑用之。進取無傷。夫天下安有化爲妖怪。而謂之無傷者。是故名其會曰正心。蓋竊取孟子距楊墨之意。予間一爲之。以示諸生。得若干篇。予非能言者。然皆所聞於吾父兄之言也。

